

白蓮之歌

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梅布爾·考林斯 (Mabel Collins) 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白莲之歌

By Mabel Collins

梅布尔·考林斯 著

杜巍巍译

Reeves and Turner, London
1884 年瑞福斯&图纳出版社首版, 伦敦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yar, London, Krotana

证道学出版社

阿迪亚, 伦敦, 克罗托纳

1890 年阿迪亚版首版

2025 年中文首版 （根据阿迪亚版本翻译）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TO
THE TRUE AUTHOR,
THE INSPIRER OF THIS WORK,
IT IS DEDICATED.

献给
真正的作者
那个启迪写这本书的人

前言

接下来的篇章讲述了一个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故事。这是一场灵魂的悲剧。灵魂被欲望 即人类低级本性的主导因素而吸引，堕落到罪孽之中；苦难将灵魂唤醒，它转向内心的精神寻求救赎；最终，灵魂以牺牲成就了自身的神圣，并为人类带来了福祉。

白莲之歌

序

看哪，我孤身一人，在众人中，在齐心同风的人群中形单影只。我之所以孑然一身，是因为在所有知道的人中，在我的兄弟们中，唯有我既知道又传道。我教导城门口的信众，而驱使着我这样做力量来自圣殿。我别无选择，因为在那至圣之殿的深邃黑暗中，我看见了内在生命的光芒，我竭力使它显露出来，也正是这光芒支撑着我，让我变得坚强。是的，虽然我死了，尽管需要十位神庙的祭司才能把我杀死，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无知地认为自己很有力量。

目 录

第一册.....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0
第九章.....	43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2
第二册.....	56
第一章.....	56
第二章.....	59
第三章.....	63
第四章.....	65
第五章.....	68
第六章.....	70

第七章.....	75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2
第十章.....	85

第一册

第一章

我的胡须还未在下巴上长出柔软的绒毛，我就进了神庙的大门，做了见习僧。

我的父母是城外的牧羊人。在我母亲带我去神庙那天之前，我只进过城一次。那天是城里的节日，我母亲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女子，她此行一举两得。她送我去了神庙，然后趁机去城里看看热闹，度一个短假。

我被街上的人群和喧嚣迷住了。我想，我的天性总是努力让自己屈服于伟大的整体，而自己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屈服，我汲取生命的养分。

但我们很快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转了出来。我们进入了一片广阔的绿色平原，平原的另一边，流淌着我们挚爱的圣河。那景象至今仍清晰可见！在河岸上，我看到神庙及其周围建筑的精雕细刻的屋顶和闪闪发光的装饰在晨曦中熠熠生辉。我并不害怕，因为我没有明确地期待什么。但我却十分好奇，这些大门内的生活是否真的如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神庙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黑袍的小僧，正和一位城里的女人说话。那女人提着几担水，急切地祈求一位祭司赐福。然后，她就可以把这宝贵的水拿去卖钱——这是迷信的民众愿付高价购买的东西。

在我们等着轮到我跟小僧说话时，我朝大门内瞥去，看到一幅让我震撼的画面。这种震撼持续了很久，即使在我与这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极其熟悉后也没有消失。

我看到一位身穿白袍的祭司，慢步沿着大道朝大门走来。在我这次进城以前，我只是在一次在水上进行的典礼中看到过几个这样的白袍祭司。

这时，这个人离我很近，朝我走来——我屏住了呼吸。空气确实非常静谧，但当祭司在大道的光影中走来时，那庄严的白袍看起来仿佛没有任何尘世的风可以撩动。他的脚步也同样沉稳。他走着，但似乎并不像其他急躁的凡人那样走着。他

的眼睛注视着地面，让我看不清；事实上，我害怕他抬起那低垂的眼睑。他的肤色白皙，头发呈暗淡的金色。他的胡子又长又密，但在我看来，他的胡子有种奇怪的，几乎是雕刻出来的纹丝不动的感觉。我无法想象它被吹散的样子。它仿佛是用金子切割而成的，坚固永恒。他给我的印象是完全超凡脱俗的。

小僧环顾四周，他的注意力可能被我对白袍祭司目不转睛的注视所吸引，因为祭司的脚步是悄无声息的。

“啊！”他说，“神圣的阿格玛德祭司来了，我去问问他。”

他关上身后的大门，退了回来，我们看到他对祭司说了几句话，祭司微低着头听着。小僧转回身，从女人手里接过水壶，把它们搬到祭司面前，祭司的手在水壶上停留了一会儿。

女人连声道谢后收回了水壶，然后就轮到我们说话了。

很快，就只剩我和黑袍小僧在一起了。我并不感到遗憾，尽管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从来都不太喜欢以前为父亲放羊的工作，当然，我已经充满了自己即将成为不同于常人的想法。这种想法会让可怜的人性经历各种更严峻考验——比永远离开家园，最终踏上一条崭新的、未曾有人走过的人生道路更严峻。

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黑衣僧用挂在腰间的一把大钥匙锁上了门。但这一举动并没有给我带来被囚禁的感觉，我只意识到了与世隔绝。谁会把囚禁和眼前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呢？

神庙的门正对着大门，大门位于一条宽阔美丽的大道的另一端。这大道不是由种在地上的枝繁叶茂的大树夹道而成。它的两边是巨大的石槽，里面种植着巨大的灌木，但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剪和栽培，形成了奇特的形状。每棵灌木之间都有一块方形石台，上面树立着一个人物雕像。我看到离大门最近的那些雕像是狮身人面像和长着人头的巨兽；但之后我不敢抬起眼睛好奇地注视它们，因为我又看到常在这里来回踱步的金胡子祭司阿格玛德朝我们走来。

我走在向导的身边，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他停下来了，我也跟着停下来，我的目光落在了祭司白色长袍的下摆上。下摆上精致地绣着金色的字符：这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惊叹不已。

“新来的？”我听到一个非常安静甜美的声音说道。“那好，带他进学校吧，他还只是个孩子。抬起头来，孩子，不要害怕。”

我因被鼓励，于是抬起头，与祭司的目光相遇。我发着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看到，他有着不断变化着色彩的蓝灰色的眼睛。但是，尽管他的眼睛色泽柔和，却没有象他的声音那样给我鼓励。他的眼神的确平静：充满知识，但却让我颤抖。

他用手示意我们退下，继续沿着宽阔的大道踱步；而我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默默地跟在我沉默的向导后面。我们走进了神庙巨大的中央门廊，门廊两侧是巨大的未经切割的石块。我想，在神圣的祭司的目光审视之后，我一定是产生了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因为我看着这些石块，隐隐约约感到害怕。

我看到在神庙里面，有一条自大道深深延伸到内部的通道。但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转到一旁，进入了一个由较小的走廊连接的建筑群，途中经过了一些空空的小房间。

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宽敞而漂亮的房间。虽然里面除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外，其他地方都是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但仍然漂亮，因为它的尺量如此宏大，结构如此典雅，就连我这不善于辨别建筑美感的眼睛，也奇异地产生了一种满足感。

角落里的桌子旁边坐着另外两个年轻人，他们在抄写或画画，我看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总之，我看到他们非常忙碌，我很奇怪他们几乎没有抬起头来观察我们的到来。但是，走近一看，我才发现，在从墙壁里突出来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坐着一位年迈的白袍祭司，他正看着膝上的一本书。

直到我的向导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鞠躬，他才注意到我们。

“新来的学生？”他说，并用他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看着我。“他能做什么？”

“做不了什么”，我的向导简单轻蔑地说，“他不过是个放羊的”。

“放羊的，”老祭司重复道，“那他在这里就派不上用场了。他最好在花园里干活。你学过画画或抄写吗？”他转向我问道。

我是学过一点写和画的，但与祭司学校和祭司以外的少数有教养的阶层相比，我学的那点东西是相形见绌的。

老祭司看了看我的手，又开始看他的书。他说：“他需要学习，但我现在工作太忙，没时间教他。我想让更多的人帮助我工作，但这些神圣的写作现在必须封笔，我没空教导无知的人。带他去花园吧，至少先在那里呆一会儿，我过段时间再来安排他。”

我的向导转身走出了房间。我最后环顾了一下美丽的房间，便跟了出去。

我跟着他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黑暗中透出一丝清凉。尽头是一扇大门，而不是一扇屋门，我的向导在这里摇着一个响亮的铃铛。

铃响后，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没有人来，我的向导又响了铃。但我并不着急。我的脸紧贴着大门的栅栏，望着里面一个如此神奇的世界。我心想：“如果那个老眼昏花的祭司一时不想把我从花园里带出来，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不好！”

从家里到城里，一路上尘土飞扬，炎热难耐，对于我这双乡下人的脚来说，铺设好的街道似乎让人无限疲惫。在神庙的大门内，我还只是走过了宏伟的大道，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充满敬畏，我几乎不敢直视。但这里却是一个精致而清新的世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花园。这里的绿色是一种深深的绿；这里有潺潺的流水声，被导流的温柔的水，在炎热造就的绚丽色彩和雄伟的形态中，为人带来清凉。

铃声第三次响起 —— 然后，我看到从大片绿叶中走来一个穿黑袍的人。在这里，黑袍显得多么不合时宜。我惊愕地想，过不了多久，我也会穿上这身衣服，在这个神奇地方的妖娆美景中游荡，就像一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迷路的人。

那个身影走近了，用粗糙的长袍刮擦着娇嫩的枝叶。我突然对走近的人的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我将被交给他负责。但愿如此，因为那是一张能唤起任何人内心兴趣的面孔。

第二章

“什么事？”那人透过大门看着我们，疑惑地问。“今天早上我已经把水果和备用的东西都送到了厨房。今天我不能再给你们送花了；我要摘的花明天都要用于游行典礼”。

“我不想要你的水果或鲜花，”我的向导说，他似乎喜欢用一种高傲的语气。“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新学生，仅此而已。”

向导打开了大门，示意我进去，然后在我身后关上门，一言不发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了（现在从花园往回看，这条走廊显得格外黑暗）。

“我的新学生！我该教你什么呢，乡下孩子？”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男人。我怎么知道他要教我什么？

“你要学的是植物生长的奥秘？还是罪恶和欺诈生长的奥秘？不，孩子，不要这样看着我，好好想想我的话，你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跟我来，不要害怕。”

他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在长着高高的叶子的植物下，向水声走去。在我的耳中，那轻柔、明快的音乐般的节奏显得多么美妙！

“这里就是我们莲花女士的家，”他说。“坐在这里欣赏她的美貌吧，我要去工作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帮不了我。”

我毫不犹豫地躺倒在绿草地上，只是满心惊奇地看着，赏心悦目地地看着，心怀敬畏地看着！

那水 —— 那潺潺的流水 —— 只为哺育花之王后。我自言自语说，你的确是万花丛中的王后。

白莲

当我怀着青春的热情，梦幻般地凝视着这朵白色的花朵时，在我看来，它那柔软的、涂满金粉的花心，正是纯洁、浪漫的爱的象征 —— 就当我凝视间，这朵花

似乎改变了形状 —— 它扩大了 —— 向我升起。我看到了一个皮肤白皙、头发如金粉的女人，她正喝着甜美的水，弯腰将沁人心脾的水滴吮吸在唇上。我惊奇地看着她，并试图向她走去，但还没等我做出任何努力，我的整个意识就离开了我，我想，我一定是晕过去了。的确如此，因为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感觉脸上有凉水泼过，睁眼一看，黑袍怪脸的园丁正俯身看着我。

“你是不是热坏了？”他问道，眉头紧锁，一脸困惑。“你看起来是个强壮的小子，怎么会因为太热而晕倒呢 而且还是在这么凉爽的地方！”

“她在哪里？”这是我唯一的回答，我试图用胳膊肘撑起身来，朝莲池望去。

“什么！”他喊道，他的整个面容都变了，呈现出一种甜美的神情，我真没想到在一张天生如此不美的脸上会出现这种神情。“你看到她了？哦，不！我问得太草率了。你看到了什么，孩子？快告诉我。”

他温和的表情让我惊慌失措的理智重新振作起来。我告诉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一边说，一边朝莲池望去，真希望那位美丽的女子能再次弯下腰来，在水边解渴。

在我向我怪异的老师讲述的过程中，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当我描述完这位美丽的女人时，他就像一个除了象自己一样棕色皮肤的人之外，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的男孩一样，热情地跪倒在我身边。

“你看到她了！”他激动地说。“向你致敬！你注定是我们中的老师 —— 是人民的帮手 —— 你是个先知！”

我被他的话弄糊涂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我越来越害怕，因为我开始觉得他一定是疯了。我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回到神庙，从他身边逃走。但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冒险时，他站了起来，对我露出了奇异的甜美笑容，这笑容似乎掩盖了他那明显的丑陋特征。

他说：“跟我来，”我起身跟在他后面。我们穿过花园，那里充满了吸引我游荡的目光的东西，我在他身后的小路上东张西望。啊，如此甜美的花朵；如此浓郁的紫色和艳丽的深红。我发现自己很难停下脚步，细细吮吸每一朵面容娇美的花朵的芳香，但在我刚刚欣赏白莲之美之后，它们似乎只是白莲花至高无上之精致的映照而已。

我们走向神庙的一扇门：这扇门与我进入花园的那扇门不同。当我们走近那扇门时，有两个祭司走了出来，他们身着白色亚麻长袍，和我看到的金胡子祭司阿格玛德所穿的一样。这两个人皮肤黝黑，虽然他们行动起来也同样庄重而稳健，就好像他们是大地上扎根最深的植物一样，但在我眼里，他们缺少了阿格玛德祭司所拥有的东西——某种完美的冷静和自信。我很快就看出他们比他年轻，也许这就是区别所在。我的脸色黑黑的老师把他们拉到一边，让我站在深拱门惬意的阴影里。他激动地对他们说着，显然是怀着敬意；而他们则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朝我瞥一眼。

马上，他们向我走来，黑袍人转过身，踏上草地走了，好像是沿着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回去了。白袍祭司从拱门里走出来，低声交谈着。当他们走到我跟前时，他们示意我跟着他们走，我照做了：我们穿过凉爽的高顶走廊，我闲散地注视着我所经过的一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愚蠢习惯；而他们在我前面走的时候，仍然在窃窃私语，时不时地向我投来目光，我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不久，他们走出走廊，走进一间大屋子，与我之前看到的老祭司在里面指导他弟子抄写的那间相似。这间屋子被一块绣花帷幕隔开，它从高高的屋顶一直垂到地面，褶皱非常漂亮。我总是喜欢美丽的东西，我注意到，当它触地的时候，它挺刮地立着，上面的金饰沉重而华丽。

一位祭司走上前去，把帘子的一边拉开了一点，我听到他说：

“大人，我可以进来吗？”

现在，我又开始有些颤抖了。他们并没有对我不怀好意，但我怎么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磨难呢？我惊恐地望着美丽的帷幕，自然而然地想知道幕后坐着的是谁。

我颤抖着，不知在害怕什么。不一会儿，进去的祭司出来了，身边还跟着金胡子祭司阿格玛德。

他没有跟我说话，而是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在这里跟他一起等着，我去找我的兄弟卡门-巴卡”。说完这句话，他又把我们独自留在了大石屋里。

恐惧再次向我袭来。如果不是这位庄严的祭司向我投来善意的一瞥，否则我早就被恐惧震慑住了，但现在我又陷入了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模糊恐惧之中；而且，我还因为不久前的昏厥而软弱无力。我颤抖着坐在环墙的石凳上，两个黑发祭司在交谈着。

我想，这种悬念很快就会让我再次陷入昏迷，但突然间，阿格玛德的出现再次唤醒了我对自己处境的疑虑和可能性的思考。跟他一起的，是另一位皮肤白皙，淡色头发的高贵的祭司，但皮肤和头发都不像阿格玛德那么淡；他和阿格玛德一样，有着让人深深敬畏的如如不动，庄严肃穆的外表；在他的黑眼睛里，有一种仁慈，这是我在任何祭司的脸上都没有看到过的。看着他，我感到不那么害怕了。

“这就是他，”阿格玛德用他那音乐般冷静的声音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不过是个新的僧人，已经被交给了我的老师。

“弟兄们，”卡门-巴卡喊道，“是不是最好给他穿上先知的白袍？先把他带到浴池，让他沐浴受膏。我和我的兄弟阿格玛德会给他穿上白袍。然后让他休息，我们向大祭司们通报此事。等他洗完澡再带他回来。”

两个年轻的祭司带我离开了房间。我开始发现他们属于祭司中的下级，现在再看他们，我发现他们的白袍上没有美丽的金色刺绣，而是在边缘上有黑色的线条和针脚镶边。

在我疲惫不堪之后，他们领我去洗了个香喷喷的澡，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它让我的精神得到了舒缓和放松。我离开浴池后，他们给我擦上了柔软香甜的油膏，然后用亚麻布把我裹起来，给我送来了点心——是水果、油糕和香气扑鼻的饮料，似乎既能强身又能爽神。然后，我又被领到房间里，两位祭司在里面等着我。

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另一位低阶祭司，他手里拿着一件纯白色的细麻布衣服。两位祭司拿着这件衣服，而其他两人从我的身上取下裹身布，他们一起把衣服披在了我的身上。穿好后，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其他祭司则在原地跪下。

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又开始惊慌起来。不过，身体上的清凉已经大大抚慰了我的心灵。他们没有举行更多的仪式，就把我和两个低阶祭司送走了。我跟他们有些熟了，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又长又矮的卧榻，铺着亚麻布床单。房间里除了这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觉最好有一段时间不让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接触感兴趣的东西；自从早上进寺庙以来，我竟然看到了这么多东西！在门口放开母亲的手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

“请歇息吧，”一位祭司说道。“好好睡一觉，因为一入夜，你就会被唤醒！”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第三章

我躺在柔软的床上，疲惫的四肢倍感舒适，尽管周围的环境十分陌生，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年轻人的健康和信念让我在短暂奢侈的完全休息中忘却了一切新奇。就在不久之后，当我走进那间房间凝视着那张床时，不禁感叹，我无知的少年时代所拥有的那份心的宁静，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当我醒来时，天已经很黑了，我突然坐了起来，清楚地意识到房间里有人。我被突然的惊醒弄得神志不清。我以为自己是在家里，以为在我身边默默注视着我的是我的母亲。

“妈妈，”我叫道，“怎么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病了吗？羊走丢了吗？”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回答，我的心开始急剧跳动，因为我在茫茫的黑暗中意识到，我不在家里——我确实是在一个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谁在我的房间里默默地注视着我。我第一次渴望我家里那温馨的小房间，渴望听到母亲的声音。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小子，没有女人的软弱，但我还是躺了下来，大声哭了起来。

“拿灯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他醒了。”

我听到了一些声音，然后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紧接着，两个见习僧拿着银灯从门口走进来，顿时房间里亮堂堂的。然后我被看到的景象惊呆了，我停止了哭泣，忘记了思乡之情——我看到我的房间里站满了白袍祭司，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也难怪，我强烈地感到房间里有人。我被一群沉默寡言、像雕像一样的人包围着，他们双眼紧盯着地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跌坐在床上，捂住了脸；灯光、人群的面孔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时，我又开始因为完全不知所措哭了起来。香味越来越浓烈，房间里似乎充满了燃烧的熏香；我睁开眼睛，看到在我的两侧各有一个年轻的祭司拿着香炉。如我所说，房间里满是祭司；但有一个内圈紧紧围着我的床。我敬畏地注视着这些人的脸。他们当中有阿格玛德和卡门，其他人也和他们一样，表情奇异地一动不动，这深深地震慑了我。我

从一张脸瞥到另一张脸，又颤抖着捂住了眼睛。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围住了；我被这些人围着，被一种比石墙更无法逾越的东西囚禁着。沉默终于被打破了。阿格玛德说话了。

“起来，孩子，”他说，“跟我们走。”我顺从地站了起来，虽然我真的宁愿一个人呆在黑暗房间里，不愿跟这群陌生而沉默的人去。但是，当我看到阿格玛德注视着我的那双冰冷、无法洞穿的蓝眼睛时，我除了无声地顺从，别无选择。我站了起来，发现当我移动时，我被那个内圈包围着。他们在我身前、身后和身侧行走，其他人则在中心外有序地移动。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神庙的大门前。大门敞开着，我瞥了一眼门外星光闪烁的夜空，就像看到了老朋友的面容，感到神清气爽。但这一瞥很短暂。我们在大门内停了下来，一些祭司把门关上，然后我们走向我第一次进入时看到的中央大走廊。现在我注意到，虽然走廊如此宽敞美丽，但除了走廊尽头面向神庙大道的一扇拱门之外，没有其他的门。我在想，这扇孤零零的门会通向哪里呢？

他们搬来一把小椅子，放在走廊中间。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我默不作声，惊慌失措地坐着。这桩奇怪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坐着，而大祭司们却站在我的周围？我面前有什么磨难？但我决心要勇敢，不要害怕。我不是已经穿上了纯白的亚麻衣吗？诚然，它没有金线的刺绣，但也不像年轻祭司那样用黑色镶边。它是纯白色的；我骄傲地认为，这一定意味着某种与众不同，我试图用这种想法来支撑我衰竭的勇气。

香气越来越浓，让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不习惯祭司们如此奢侈地燃香。

突然——没有任何言语，也没有任何准备的迹象——灯火熄灭了，我发现自己再次身处黑暗之中，周围是一群陌生而沉默的人。

我试图振作起来，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记得人群在我身后，在我前面，祭司们已经朝两边分开了，因此，虽然内圈仍然把我和其他人隔开，但当灯火熄灭时，我正向走廊尽头的拱门望去。

我又惊又怕。我蜷缩在座位上，打算在必要时勇敢地站起来，但同时尽可能保持沉默和不引人注目。我非常害怕那些大祭司平静的面孔，我知道他们就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后面人群的绝对安静让我充满了恐惧和敬畏。有那么一刻，我如此充满了惊恐，以至于我在想，如果我站起来，沿着走廊直走，是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祭司们中间逃走。但我不敢尝试；事实上，熏香加上微妙的饮料和安静的环境，让我产生了一种不习惯的昏昏欲睡的感觉。

我的眼睛半闭着，我想我可能很快就睡着了，但我突然发现走廊尽头的门的周边有一线亮光，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睁大眼睛看去，很快就看到门正在缓慢地、非常缓慢地被打开。最后，门开了一半，从里面透出一种昏暗的光。但是，在我们所在的走廊的尽头，黑暗依然完全笼罩着我们，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或生命的迹象，只有我周围的人发出的屏住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是如此专注地从黑暗中凝视着，以至于我的眼睛变得疲惫不堪。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身影。它的轮廓很清晰，但由于光线太暗，身形和面孔都很模糊；然而，尽管似乎没有理由，我还是突然感到一阵恐怖——我的肌肉抽紧，我不得不强制自己，以免大声尖叫。这种难以忍受的恐惧感顷刻间加剧了，因为那个身影慢慢地向我走来，滑行的动作非属人间。当它靠近时，我看到它穿着某种黑衣服，几乎完全遮住了身形和面孔。但我看不清楚，因为门内的光线只是微弱地照过来。可是，我突然发现，当那个滑行的身影快要接近我的时候，它发出了某种光，照亮了它昏暗的衣装，这让我更加恐惧。但这种光并没有让我看到任何其他东西。我费尽全力才把迷醉的目光从那个神秘的身影上移开，转过头来，希望能看到身旁祭司们的身影。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到处是漆黑一片。我心中的恐惧如洪水出堤，我大叫起来——痛苦而恐惧地大叫起来，把头扎在了手里。

阿格玛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别害怕，我的孩子，”他用他那悠扬平静的语调说道。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这声音至少比站在我面前的那个蒙面的身影要不那么陌生和可怕。它就在那里——离我不近，但近得足以让我的灵魂充满一种人间未有的恐惧。

“说吧，孩子，”阿格玛德的声音又响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如此惊慌？”

我不敢违抗，尽管我的舌头都快僵了；事实上，一个新的惊奇让我能够更轻松地说出话来。

“怎么！”我喊道，“你们没看见门里的光和蒙面的身影吗？哦，把它赶走吧，它让我害怕！”

人群似乎同时响起了一阵低语。显然，我的话让他们兴奋。这时，阿格玛德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

“欢迎我们的女王，我们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蒙面的身影低下了头，然后走得更近了。阿格玛德在一阵沉默之后再次开口说道：

“难道我们的女王不能让她们的臣民看到更多，并像以前一样对他们施令吗？”

那个身影弯下腰，似乎在地上描画着什么。我定睛一看，只见那些字迹由火焰写成，一闪即逝。

“可以，但孩子必须单独跟我进入我的圣殿。”

我看到这句话，吓得浑身发抖。这个蒙面的身形所带来的难以理解的恐惧是如此强大，我宁死也不愿照做。祭司们都沉默不语，我猜想，他们即看不到这个身影，也看不到那些火字。我立刻意识到，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个命令了。我惊恐万分，我怎么能说出这些会让我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的话呢？

我保持沉默。那个身影突然转向我，似乎在看着我。然后，它又用迅速消失的火的字迹写道：“转告我的话。”

但我做不到；事实上，恐怖已经让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的舌头不能动弹。

那个身影转向我，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它以一个快速、滑行的动作向我飞奔而来，并从脸上取下了面纱。

当那张脸紧贴着我时，我的眼睛似乎都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它并不狰狞，尽管眼睛里充满了冰冷的愤怒——这种愤怒闪出，但是是冻结的。它并不可怕，但却让我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厌恶和恐惧。它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令人发怵的不自然。它似乎是由血肉构成的，但它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人类的面具——一个可怕的、有形体的不真实的东西——它由血肉构成，却没有血肉的生命。一瞬间，这些恐怖一齐涌了上来。然后，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我在那天——我在神庙的第一天——第二次昏了过去。

第四章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一身冷汗，我的四肢似乎毫无生气。我无助地躺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四周寂静而黑暗，起初，这种独处的宁静让人感到愉悦。但很快，我在脑海中开始回想起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对度过的一天恍如隔世。白莲花的灵象在我的眼中越来越强烈，但随着我惊恐的灵魂飞快地回忆起后来最可怕的景象，白莲之象就逐渐减弱了——事实上，那是发生在我眼前的最后一幕，直到现在我在黑暗中醒来。

我又一次看到了它：在我的想象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张高高仰起的脸——它那可怕的不真实感，它那冷酷的目光。我浑身绷紧，紧张不安，精疲力竭——虽然现在只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我还是再次惊恐地大声哭了起来。

马上，我看到一束光移向我的房间，一位祭司拿着一盏银灯走了进来。

借着灯光我看到，我正身处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房间。这里似乎十分舒适。

我看到柔软的窗帘垂落下来，保持这里的静僻，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怡人的芬芳。

祭司走了过来，当他靠近我时，他低下了头。

“大人，您需要什么？”他说 “您渴了吗？要我给您倒新鲜的水吗？”

“我不渴，”我回答道，“我害怕，害怕我看到的可怕的东西。”

“不是的，”他回答道，“是您的年轻让你害怕。我们无所不能的女王的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足以让一个人沉醉。不要害怕，因为您有灵视，这是您的荣幸。我该拿什么给您解闷呢？”

“现在是晚上吗？”我在软榻上坐立不安地说。

“天快亮了，”祭司回答道。

“哦，天快亮了！”我大声道，“让神圣的太阳从我眼里抹去让我颤抖的东西吧！我害怕黑暗，因为黑暗就是那张邪恶的面孔！”

祭司轻声说道：“我会待在您的床边”。他把银灯放在支架上，在我旁边坐下。他的脸瞬间恢复了平静，不一会儿，他就象是一尊雕像。他的目光冷漠，言语虽然彬彬有礼，却毫无温度。我从他身边退走，因为当我看着他时，走廊的景象似乎在我们之间浮现。我忍耐了一会儿，试图在他的陪伴中找到安慰；但最后我突然开口说话了，忘记了我的恐惧会冒犯他，这种恐惧让我直到现在还如此顺从地保持沉默。

“哦，我受不了了！”我哭了起来。“让我走吧，让我出去——去花园——去任何地方！这里整个地方都充满了那个形象。我到处都能看到它。我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它！哦，让我走吧！”

“不要抗拒您看到的灵象，”祭司回答道。“它来自圣殿，来自最神圣的神阁。它认为您与众不同，您将在我们中间受到尊敬和照顾。但您必须战胜内心的反叛。”

我沉默了。这些话就像寒冷的冰凌掉在我的灵魂上。我没有领会这话的意思——事实上，我不可能领会这话的意思；但我敏感地感受到了这些话的寒意。经过长时间的停顿，我努力想把思绪从脑海中赶出去，从而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感到一阵欣慰。

“昨天我在花园里看到的那个脸色黑黑的人在哪里？”我问道。

“什么？您说的是园丁赛布亚吗？他应该还在房间里睡觉。但天一亮，他就会起来到花园里去。”

“我能和他一起去吗？”我焦急地问道，甚至像祈祷一样紧握双手，生怕被拒绝。

“去花园？如果您坐立不安，到清晨的露水和新鲜的花丛中去，会缓解您的热度。天亮时，我会叫赛布亚来接您。”

我的请求被轻易地答应了，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努力让自己远离一切恐怖的景象或想象。我想着当我离开这个封闭的、人工喷香的房间，去呼吸外面的甜美和自由的空气时，我会感到多么愉快。

我一言不发，耐心地等待着；祭司一动不动地坐在我身边。最后，在我看来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站起身来，熄灭了银灯。这时，我看到一束昏暗的灰光从高高的窗户射进了房间。

“我去叫赛布亚来，”他转身对我说，“让他来见您。记住，这是您的房间，今后将属于您。请在早上的仪式之前回到这里，会有见习僧为您沐浴涂膏。”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回来呢？”我说，一想到自己因为某种奇怪的命运而成为如此重要的人物，我就非常害怕。

“您在早饭后回来就行。早饭时会敲钟。而且，赛布亚会告诉您的。”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

一想到新鲜的空气会让我疲惫不堪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我就满心欢喜；我渴望看到赛布亚那张奇特的脸，还有那时不时会抹去他的丑陋的甜美笑容。自从我和母亲分别后，他似乎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张人脸。

我检查自己是否还穿着亚麻衣，准备好他来了和他一起走。是的，那件纯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看着它，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精致的衣服。一想到又能和赛布亚在一起了，我的心又恢复了平静，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地看着我的衣服，不知道母亲看到我穿着这件精致细腻的亚麻布衣服会作何感想。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把我从思绪中唤醒；赛布亚的奇怪面孔出现在门口。赛布亚的黑色身影向我走来。他是很丑，很粗陋，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白

暂的外表。然而，当他走进来，看着我时，我记忆中的笑容又在他脸上绽放开来。他是个人！心中有爱的人！

我从床上站起来，向他伸出双手。

“哦，赛布亚！”我说，当我看到他脸上的温柔时，我这个傻男孩的眼泪夺眶而出。“赛布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是什么让他们说我和别人不一样？赛布亚，告诉我，我是不是又会看到那个可怕的形象？”

赛布亚走过来跪在我身边。当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时，这个肤色黑黑的人自然而然地跪了下来。

“我的孩子，”他说，“上天赐予你一双不闭合的眼睛。勇敢地拥有这份天赋，你将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而黑暗正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国度。”

“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焦躁地说。我不怕他，我的叛逆必须爆发出来。“我不想做任何让人感觉奇怪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看到这张可怕的面孔？它现在还在我眼前晃动，遮住了白天的光明。”

“跟我来，”赛布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站起来向我伸出手说：“来吧，我们到花丛中去，等清新的空气镇定了你的头脑后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站起身来，没有丝毫倦意，我们手牵手穿过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通往花园的门前。

我怎样才能描述我呼吸清晨空气时的那种兴奋感呢？这比自然界中任何事物带给我的愉悦都要强烈得多。我不仅走出了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封闭和熏香的氛围，而且由于重新感觉到神庙门外的世界依然美丽和自然，我所处的惶恐不安和过度兴奋的精神状态也得到了无限的冷却和安抚。

赛布亚看着我的脸，似乎通过某种微妙的同情察觉到了我模糊的想法，并向我解释了这些想法。

他说，“太阳依然灿烂地升起，花儿依然敞开心扉，迎接它的问候。敞开你的心扉，满心欢喜吧。”

我没有回答他。我年轻，没有受过教导。我无法用言语回答他，但当我们穿过花园时，我抬头看着他的脸，我想我的眼睛一定说出了我的心思。

“我的孩子，”他说，“不应因为在夜里你曾进入过黑暗，就有理由怀疑黑暗背后光明是否仍在。晚上躺下睡觉时，你不用担心早上会看不到太阳。你进入了比黑夜更深的黑暗，你将看到比这更明亮的太阳。”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尽管我在脑海中琢磨着他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对我来说，甜美的空气和人类的同情心已经足够了。我似乎没把听到的话放在心上，也不在意去理解自己的经历，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有新鲜空气的地方。我只是个孩子，恢复体力的喜悦让我忘记了一切。

这是很自然的；而今天，在我看来，所有自然的东西都充满了魅力。然而，就在我再次进入自然，开始陶醉于回归自然的时候，我却突然被带离了自然。

我去到了哪里？唉！我怎么知道呢？世界的语言中没有足够的词语来描述任何位于所谓自然界之外的真实事物。

我能肯定吗？我自己的双脚正站在绿草地上吗？肯定吗？我没有离开我站立的地方？肯定吗？赛布亚就站在我身边？我按了按他的手。是的，手就在那里。然而，我的感觉告诉我，自然已经放弃了我，我又回到了我所害怕的那个感觉、视觉和听觉的世界。

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但我惊恐地站着，像暴风雨前的树叶一样颤抖着。我将要看到什么？是什么在我身边？是什么让我的眼前蒙上了一层迷雾？

我闭上了眼睛。我不敢看。我不敢面对周围昏暗的现实。

“睁开眼睛，我的孩子，”赛布亚说“告诉我，我们的女士在吗？”

我睁开眼睛，害怕看到那张可怕的面孔，它曾在黑夜中让我充满恐惧。但是没有，在那瞬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期待着看到那张脸紧贴着我，带着一丝愤怒的笑容的脸。但转瞬之间，我又高兴起来。赛布亚在我悄然不知时把我带到了莲池旁边；我看到了那个像以前一样弯腰喝着清澈流水的美丽女人，她金色的长发把她的脸遮住了一半。

“跟她说话吧！”赛布亚喊道。“我从你的脸上看到她就在你面前。哦，跟她说话吧！她从未与这一代人中的任何祭司说过话——跟她说话吧，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

赛布亚像昨天一样，跪倒在我身边。他的脸上洋溢着恳切的神情，眼睛里充满了祈求。望着他的眼睛，我的心被我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震撼了，好像是那个金发女人在呼唤我，好像是赛布亚把我推向她。我的肉身并没有离她更近一些；但在我的意识里，我站了起来，向着莲池走去，直到靠在池边，我触到了她落在水面上的裙裾。我抬头望着她的脸，但我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脸上散发着光芒，我只能像看太阳一样看着她。然而，我感觉到她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我的脑海中悄悄浮现出她说的话，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听到了这些话语。

“开了天眼的孩子啊，”她说，“你的灵魂是纯洁的，它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但你要靠近充满光明的我，我将为你指明前行的道路。”

“母亲，”我说，“那黑暗是怎么回事？”

我几乎不敢把问题更直接地问出来。似乎如果我说起那张可怕的脸，它就会愤怒地出现在我面前。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感觉到她的手上传来一阵震颤。我以为她要对我发怒了，但她的声音却像雨滴一样甜美而轻柔地传入我的意识中，给我带来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就像干涸土地上的人民在甘露降临前所产生的那种感觉一样。

“黑暗并不可怕，当灵魂在光明中变得更加强大时，它就会被征服和驱赶。我的孩子，神庙最里面的圣殿是黑暗的，因为那里的信徒无法承受光明。你的世界的

光照不到那里，让它被精神之光照亮吧。但那些无明的祭司躲在自己的自负中，用黑暗安慰自己。他们用我的名义是在亵渎我；告诉他们，我的孩子，他们的女王在黑暗之国不会当道。他们没有女王，他们没有向导，只有盲目的欲望。这是你要传达的第一条信息，难道他们没有向你问起我的信息吗？”

此刻，我仿佛被从她那里拉了回来。我想紧紧抓住她的衣摆，但双手无力；当我失去对她的触碰时，我似乎也失去了她的临在。我只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身体的躁动。我无助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她；我费力地睁开眼。我眼前只有莲花池，池中开满了花中王后——盛开的花朵庄严地浮在水面上。阳光洒在金色的花蕊上，我看到它们泛着金发的光泽。然而，一个充满愤怒的声音，尽管语调缓慢而从容，却将我从梦境中惊醒。

我转过头，惊讶地发现塞布亚正站在两个见习僧中间；他低着头，叉着手。大祭司阿格玛德和卡门站在我旁边；阿格玛德正在和塞布亚说话。我很快就意识到塞布亚因为我而蒙羞，但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错事。

阿格玛德和卡门分别站在我两侧。我知道我应该走在他们中间。我们默默地走向神庙，再次走进阴暗的大门。

第五章

我被带进了祭司们吃早餐的大厅。房间里的人几乎都走空了；但阿格玛德和卡门仍在窗边低声交谈。两名见习僧把我带到桌边，给我拿来了油油的糕点、水果和牛奶。被这些年轻人侍奉让我感到很奇怪，他们不跟我说话，我敬畏地认为他们在神庙的可怕秘仪方面比我更有经验。我一边吃着糕点，一边纳闷，为什么我见过的那些见习僧侣们，没有一个跟我说话；但当我回想起我在神庙里度过的短暂时光，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未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相处过。即使现在，阿格玛德和卡门仍然留在房间里，所以我看到，侍奉我的年轻人脸上都带着恐惧的沉默。我猜想，那种恐惧，并非是象怕像学校校长那样的凡人的眼睛，而是怕某种拥有万能洞察力和魔力的观察者，他不会被欺骗。我看到两个年轻人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他们的行为就像机器人一样。

食物缓解了先前身上的疲惫。吃完饭后，我急切地起身，透过高高的窗户望去，想看看塞布亚是否在花园里。阿格玛德却迎面走来，挡在我和窗户之间，用一种让我深深畏惧的目光凝视着我。

“跟我来，”他说。他转身而去；我低着头跟在他身后，我所有新的活力和希望都消失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不清为什么当我凝视着那件白袍的绣花下摆时——它似乎在我面前的地面上如此平爽地滑过——我却感觉我正在跟随着厄运。

我的厄运！阿格玛德，典型的神庙祭司，真正的大祭司之领袖。他是我的厄运。

我们穿过各种走廊，最终踏入从神庙大门通往至圣之所的宽阔走廊。即便阳光透过大门，照亮了它那难以言喻的阴暗，但看到圣殿时，我心中仍充满恐惧。然而，我对阿格玛德的恐惧如此深重，以至于我独自一人与他相处时，唯有默默地顺从地跟随他。我们走向走廊深处——我每迈出一步，就离尽头那扇可怕的门更近一步，在夜色的黑暗中，我曾在那里看到那个丑陋的身影出现。我目光扫视着墙

壁，恐惧之情如同饱受折磨的灵魂凝视着那些可怕的宗教审判的刑具。一旦眼睁睁地直视即将来临的厄运，就不可能不极恐却又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它。在我盲目的恐惧中，我开始想象走廊的墙壁，在我们沿着它走下去时，它似乎在我们身后关起来，将我们与我迄今为止所生活的明亮、美丽的世界隔绝开来。

我如此专注地扫视着这些光滑而可怕的墙壁，当我们接近那扇门时，我注意到一扇小门，它与圣殿的门成直角。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么紧张地观察一切，否则我不会注意到它；因为与走廊大门一端的灿烂阳光相比，走廊尽头的黑暗确实很深沉。

我们走近这扇小门。正如我所说，它与圣殿的墙壁成直角。它离圣殿的门很近，但却开在走廊的墙壁里。

现在，我迈步似乎是身不由己；我的意志肯定会带我回到阳光下，阳光让世界充满美丽的鲜花，让生活看起来是一个辉煌的现实，而不是一个可怕而难以想象的梦！

然而，门就在那里 —— 阿格玛德站在那里，手扶着门。他转过身，看着我。

“别害怕，”他语气平静，沉着地说。“我们的圣殿是我们的家的中心，哪怕站在它附近也足以让我们充满力量。”

我经历了和阿格玛德第一次在花园里用他的声音鼓励我时一样的经历。我努力抬起眼睛，望向他，想看看他英俊的面容上是否也流露出同样的鼓励。但我看到的只有那双蓝眼睛里令人难以忍受的平静；它们冷酷无情，不可动摇：那一刻，我的灵魂惊恐万分，从这双眼睛里，我完全看到了猛兽的残忍。

他转身打开门，走了进去，用手扶着门让我跟进去。我跟着他——是的，尽管我的脚步似乎不甘情愿地将我带入深渊。

我们走进一间低矮的房间，墙的高处有一扇宽大的窗户。房间挂着华丽的窗帘和帷幔；房间一侧摆放着一张矮矮的床榻。我的目光落在床上时，不禁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立刻就想到，这就是我昨晚睡过的那张床。房间里装饰得富

丽堂皇，虽然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可看，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进去。我只是心生疑惑，为什么这张床会被从我睡过的房间里搬到这里。

当我凝视着它，陷入沉思时，我突然意识到一片寂静 —— 彻底的寂静 —— 以及孤独。

我突然惊恐地转过身。

是的！我孤身一人。他走了 —— 那个可怕的祭司阿格玛德 —— 他没说过一句话就走了，把我留在了这房间里。

这意味着什么？

我走到门那儿，试着推它。门紧紧地关着，还上了闩。我成了囚犯。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环顾四周厚重的石墙，又抬头瞥了一眼高高的窗户，想到了我就在圣殿附近，我猛地扑倒在床上，捂住了脸。

我猜想我肯定在那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我不敢起身，不敢打搅任何东西。除了祭司阿格玛德那双无情的蓝色眼睛，我无所求助。我躺在床上，紧紧闭上双眼，不敢面对我的牢房，祈祷着黑夜永远不要来临。

我确信天色还早，尽管我不知道自己和塞布亚在花园里待了多久。太阳高照，阳光从窗外倾泻而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转过身，突然惊恐地环顾房间。我感觉房间里有人 —— 但除非有人躲在帘子后面，否则房间里看不到任何影子。

不，我孤身一人。当我鼓起勇气，抬头仰望那映照在窗外的阳光时，我开始意识到，它依然真实存在；尽管我最近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我依然只是一个热爱阳光的男孩。

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烈，最终演变成了爬上高窗一睹为快的渴望。我热切地渴望这样做，而我无法解释这种渴望背后的原因，就像我无法解释一个孩子脑子里大多数好奇而任性的目的。总之，我从床上站了起来——将周围所有的恐惧抛诸脑后，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孩子气的目标，足以让我全神贯注。墙壁非常光

滑；但我幻想着，站在窗下的桌子上，我的手就能够到窗台，然后把自己拉起来向外看。我很快就爬上了桌子，但即使伸直双臂，也几乎够不到窗台。我跳了起来，勉强抓住窗台，才勉强把自己提了上去。我想，这件事对我来说一定很有趣；因为我当然没想到会看到除了寺庙花园之外的任何东西。

我所看到的，尽管可能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东西，但却让我的快乐消失了。

那里没有花园。窗外是一小块方形的空地，四周环绕着高高的空墙。我很快就发现，这些墙显然是神庙的墙壁，而不是外墙。这块空地处于那座宏伟建筑的中心地带，因为我能看到柱子和屋顶从各面高耸而出，而墙壁则是光秃秃的。我的窗户是唯一看到这个院子的窗户。

就在这时，我听到房间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动静，我迅速落下，站在桌子上，惊恐地环顾四周。那声音似乎是从遮着半面墙壁的厚重帘子后面传来的。我屏住呼吸，即使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阳光明媚，我还是有点害怕自己会看到什么。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我进来的那扇门之外还有其他入口，所以我几乎不敢希望会有一个真的人出现！

然而，这些担忧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帘子被拉开了一点，一个我之前从未见过的黑袍小僧从遮蔽处悄悄爬了出来。我对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到疑惑；但我并不害怕，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朵美丽的圣白莲花。我从桌上跳下，朝他走去，目光注视着那朵花。走到他跟前时，他低声快速地开口说道。

“这是塞布亚送的，”他说，“好好珍惜，但别让任何祭司看到。珍惜它，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到你；塞布亚恳请你记住他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最重要的是，相信你对真正的美的热爱，以及你本性的好恶。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他说着，向窗帘子退了一步。“为了让塞布亚高兴，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小心，千万不要靠近这扇门，也不要表现出你知道它的存在；它通向大祭司阿格玛德的私人房间，任何胆敢擅入之人，都会面临无法忍受的惩罚。”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好奇地问道。

“所有的祭司都在忙着早晨的仪式，而我成功地悄悄溜了出来，来到你这里。”

“告诉我，”我喊道，一把抓住他，尽管他正努力快步走出门外，“为什么塞布亚没来？”

“他不能来 —— 他被严密监视着，不可能靠近你。”

“可这是为什么呢？”我惊愕又疑惑地喊道。

“我不知道，”小僧说着，从我手中抽出了他的衣服。“记住我说的话。”

他匆匆走出门外，关上了门。我发现自己一半裹在厚厚的帘子中。他的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让我惊愕不已，当我回过神来，我猛地拨开帘子，手里拿着白莲花从那里走了出来。

我的第一个念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那些需要记住的话，就是要把我这朵珍贵的花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温柔地捧着它，仿佛它是我爱人呼吸的躯体。我焦急地环顾四周，想找一个隐藏它的地方，既不为人知，又能保存它。

我匆匆检查了一会儿，发现就在我床头后面，窗帘稍稍往下垂的地方有一个角落。至少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一会儿；它有足够的空间呼吸，除非窗帘被拉开，否则不会被看到 —— 而且，放在我的床后面似乎比其他地方更不容易被发现。我匆匆把它放在这里，不敢把它拿在手里，生怕仪式结束后阿格玛德走进我的房间。于是我把它藏了起来，然后四处寻找可以放它的水器，因为我想到，如果我不给它一些它所钟爱的水，它就活不了多久，作为我的朋友伴着我。

我找到一个盛水的小陶罐，把花放了进去，心里琢磨着要是祭司们发现罐子没了，向我要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办；但如果那朵花被找到了，我只希望老天启迪我怎样应答，以便塞布亚不又被怪罪；因为，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如何，但很明显，他因为与我有关的事情而受到了指责。

我走到床上坐下，靠近我心爱的花儿。我多么想把它放在阳光下，尽情欣赏它的美丽啊！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接近我。我看着太阳从窗外落下，看着夜幕降临。我依然孤身一人。我不觉得我更加恐惧了。我不记得那一晚给我带来任何恐惧的痛苦。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宁静，这或许是白天漫长而平静的时光带来的，或许是那朵美丽却看不见的花带来的；因为它始终在我眼前，散发着光芒，散发着娇艳的美。我不再有前一晚那些挥之不去的、难以忍受的灵象。

天色已晚，通往走廊的门开了，阿格玛德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年轻的祭司，他给我端来了食物和一杯散发着奇异甜味的糖浆。如果不是我渴望食物，我根本不会从床上起来。我之前没想过要吃东西，但我确实很虚弱，肚子也饿了。于是，我急忙起身，当年轻的祭司把食物端到我身边时，我先喝了一口糖浆——确实是他先递给我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喝的时候，阿格玛德看着我。我放下杯子后，又抬眼望向他，眼神中带着一丝新的挑衅。

“如果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房间里，”我大胆地说，“我会发疯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待这么久过。”

我一时冲动，说出了这些话。当我独自度过漫长的时光时，这事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但现在，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囚禁我的邪恶，于是说出了我的感受。

阿格玛德对年轻的祭司说：“把食物放下，去把我外屋沙发上的书拿来。”

小僧便去办事了。阿格玛德什么也没对我说；而我——说完了该说的话，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被惩罚——便从盘子里拿起一块油油的蛋糕，高高兴兴地继续吃起来。

五年后，我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面对阿格玛德的。我刚违抗了他，根本不会能够吃饱。但现在，我因年轻人的极度无知和无所谓而欢喜。我无法衡量这位祭司的

智能深度和他那严肃的残酷的广度。我怎么可能了解呢？我一无所知。而且，我对他残酷的方式 —— 目的和意图 —— 一无所知。我完全蒙在鼓里。但我很清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在神庙里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经充满了孩子般的幻想，如果我要以如此不幸的方式活着，就逃离神庙（哪怕是沿着那条可怕的走廊）。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多么严密的监守。

我吃喝的时候，阿格玛德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年轻的祭司打开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黑色书籍。他把书放在桌子上，阿格玛德让他把桌子搬近我的床。然后，他从房间角落拿来一盏灯，放在桌子上。他点亮了灯之后，阿格玛德说道：

“你读读这本书，就不会感到孤单。”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年轻的祭司跟在后面。

我立刻打开了书。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似乎和大多数男孩一样充满好奇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新事物都会暂时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翻开黑色封面，凝视着第一页。彩页很美，我欣赏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拼读上面的字母。它们在灰色的背景中格外醒目，色彩鲜艳得如同火焰。书名是 —— 《魔法的艺术与力量》。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胡扯。我当时还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男孩，我不知阿格玛德觉得这样的一本书能给我带来什么陪伴。

我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书页。除了主题以外，我完全看不懂，就连用词也让我费解。阿格玛德居然把这本书交给我读，真是荒唐。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合上书，正要躺回床上，却惊讶地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放着我的书和台灯的小桌子的另一边，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他正热切地看着我，但当我回望他时，他似乎稍稍退开了一点。我纳闷他怎么能如此悄无声息地进来，并且悄无声息地靠近我。

第六章

“你有什么愿望吗？”那人用清晰但非常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惊讶地看着他。从他的穿着来看，他似乎是个见习僧；但他说起话来却好像他能满足我的愿望一样——而且，他的语气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仆人。

“我刚吃过饭，”我回答道，“除了想离开这个房间，我没有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他平静地回答，“很快就能满足。跟我来。”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个见习僧一定知道我的处境——一定知道阿格玛德想对我做什么。他敢这样违抗他吗？

“不，”我回答，“大祭司们把我囚禁在这里，如果发现我逃跑，我将受到惩罚！”

“来！”他只说这一句。说话的同时，他命令似的举起了一只手。就像身体疼痛似的，我大叫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然而，我的感觉似乎是，我被一个罪恶抓住了——某种难以承受的力量抓住了我的身体，摇晃着它。一秒钟后，我站在了神秘访客的身边，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别回头看！”他说道。“跟我来。”

我跟着他。然而，到了门口，我想转过头去看看，似乎费了好大劲，我才转过了头。

难怪他让我不要回头看！难怪他催促我离开房间，因为当我的视线转过来时，我象被施了咒一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同时抗拒着他的铁腕。

我看到了自己——其实是我失去知觉的身体——然后，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同伴不是凡间之人——我又进入了阴影之国。

但这一惊奇完全被一个更大的惊奇吞没了——这个惊奇足以让我坚强地抵御他把我从房间里拉出来的努力。

她站在床榻后面，向前俯着身 —— 和我第一次看到她弯腰喝水时的那种优雅的俯身姿态一样 —— 我看到了白莲女王。

我听到她说话了。她的声音传到我耳边，就像水滴，就像喷泉的水花。

“醒来吧，睡着的人，不要再做梦了，也不要再停留在这可恶的诅咒里。”

“遵命，女王，”我在内心喃喃自语，瞬间，一团雾气似乎将我包围。我的意识很模糊，但我知道，遵从美丽女王的愿望，我是在努力恢复我的自然状态。我小有成功，逐渐恢复了意识，疲惫而沉重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荒凉空荡的房间。见习僧离开了我 —— 我对此很高兴 —— 但是，唉！莲花女神也离开了我。房间似乎真的空了，我环顾四周，心情十分沉重。在我幼稚的心灵中，与其说莲花女神是一位女王，不如说她是一位美丽的母亲。我渴望她温柔的陪伴，但她不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她没有藏身在这个房间里不见我。我用心灵感到了她不在身边，也用眼睛看到了这个事实。

我无精打采地起身，因为最后的挣扎确实让我疲惫不堪，我走到沙发后面的角落，我亲爱的花就藏在那里。我把帘子拉开了一点，想看看我的宝贝。唉！它已经垂下了可爱的头！我急忙跑上前去，确认我确实给它灌了水。是的，它的茎深深地插在它喜爱的水中。然而，花儿像死了一样耷拉着，花茎无力地弯在容器的边缘。

“我的花儿，”我跪在它身边喊道，“你也离开我了吗？我真的是孤身一人吗？”

我从容器中取出那朵蔫了的花朵，把它放在我的胸前，放在我的长袍里。然后，我一时心灰意冷，再次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努力让眼前一片黑暗，空无一物。

谁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内在之眼闭合呢？那双拥有任何黑暗都无法遮蔽的可怕天赋的眼睛，怎样使它们看不到灵象呢？那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我从漫长而寂静的休息中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大地。窗外是月夜，一缕银色的月光从高高的窗户射进我的房间。就在那道光中，我看到了一件白色衣服的下摆，下摆上绣着金色的花纹。我认得那绣花——我慢慢地抬起眼睛，我想这应该是阿格玛德，确实是他。他就站在昏暗的阴影里；但即使看不见他的脸，也不容易把他的举止和另一个人的举止混淆起来。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但他似乎马上就知道我醒了。

他说：“起来吧。”我站了起来，站在我的床边，睁大恐惧的眼睛盯着他。

他说：“把你身边的东西喝了。”我看了看，发现杯子里盛满了红色的液体。我喝了下去，盲目地希望它能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承受今夜寂静的时光带给我的任何磨难。他说：“来吧，”我跟着他走到门口。我半有意识地向窗外看了一眼，心想，也许新鲜的空气和自由就在眼前。突然，我感到自己的眼睛被蒙住了——我赶紧把手放在眼睛上，一种柔软的东西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在惊奇和恐惧的沉默中一声不吱；我感到自己被人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引着向前。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心想一定是阿格玛德的手臂支撑着我，但我还是顺从地接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我们缓缓前行；我意识到自己离开了我的房间，并在房间以外走了一段距离，但究竟走了多远，朝哪个方向走，我无法猜测，因为我被蒙住了眼睛，一头茫然。

我们在深深的寂静中停了下来；搀着我的手臂移开了，我感觉到眼睛上的绷带被拿掉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眼前是一片漆黑，我举起手，想确认眼睛上是不是还蒙着布。不，眼睛没被蒙住，是睁着的，然而，它们注视着的一堵看不透的黑暗的墙。我的头又痛又晕——我喝下的浓烈汁液似乎让我的脑袋混沌。我一动不动，希望能恢复过来，认出自己在哪里。

就在我等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身边多了一个生灵的存在。我没有退缩。我似乎知道那是美丽的，是友好的，是荣光的。我被一种渴望所激动，一种无法形容的用精神向那个未知的存有靠拢的感觉。

寂静中，我耳边突然传来低沉甜美的话语。

“告诉阿格玛德，他违反了律法。只有一位祭司可以进入至圣之殿，不可再多。”

我认出了莲花女王流水一样的声音。虽然我并不知道祭司阿格玛德也在，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服从了女王。

“只有一位祭司可以进入至圣之殿，”我说，“不可再多。阿格玛德在此，违背了律法。”

阿格玛德用庄严的语调回答说：“我要听女王说话”。

“告诉他，”另一个声音说道，“如果我能在她面前露面，我就不会等你了。”这个声音让我的灵魂为之激动，让我的身体为之颤抖。

我重复着她的话。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一扇门轻轻地关上了。

随即，一只柔软的手触碰了我。我同时感觉到了这只手的触碰，以及胸前微弱的光亮。一瞬间，我感觉到那只手伸进了我的衣服，想把我藏在里面的枯萎的莲花掏出来。但我并没有试图阻止，因为当我抬起头时，一束光吸引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莲花女王。

我朦胧地看到了我的女王，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我开始用“女王”称呼她。我看不清楚，仿佛笼罩在一片雾气中，但却清晰得足以让我为她的近在咫尺而感到欢欣。当我看她时，我看到她怀里紧紧抱着那朵从我怀里拿走的枯萎的花。我惊奇地看到，那朵花更加凋谢，越来越暗，最后完全消失了。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随着花朵的凋谢，女王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更加明亮和清晰。当那朵花完全消失时，她站在我的身边，清晰而鲜明，被她自己的光芒照亮。

“不要再害怕了，”她说，“他们伤害不了你，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我的世界。虽然他们把你关进了罪恶和虚假的地牢，但不要害怕，要观察一切，记住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她自信而亲切的话语似乎照亮了黑暗。我变得勇敢而充满力量。

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这种抚摸让我心中充满了火热，这种火热胜过我所经历过的任何温暖。

“埃及的圣花长在圣水中，圣水的纯净与安宁是它永恒的栖息地。我是这朵花的灵魂；我靠真理之水滋养，我的生命由爱，这来自天堂的气息而成。然而，虽然我的爱之翼仍护爱着这片土地，但我的尘世安息之地的堕落却正在驱赶天堂的光芒，这光芒就是智慧。圣莲的灵魂不能长久地生活在黑暗中；如果没有阳光，花朵就会凋谢死亡。记住这些话，孩子，把它们刻在你的心上，因为当你的心能够懂它们时，它们会在许多事情上给你启迪。”

“告诉我，”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再去看莲花？您能不能在明天，在阳光下带我去？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累了，我可以睡在您的脚边，明天再和您一起去花园吗？”

“可怜的孩子，”她说，向我弯下腰来，她的气息向我飘来，就像野花的香气一样甜美，“他们让你吃苦了！在我怀里休息吧，因为你会作为代表我的先知，使我所爱的国度觉醒。力量和健康必须像珠宝一样镶嵌在你的眉间。我会守护你，睡吧，孩子。”

我在她的吩咐下躺下，虽然我知道我躺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但我感觉我的头枕在一只柔软并充满舒缓的磁性的手臂上。我陷入了深深的、无梦的、不受干扰的沉睡中。

那天晚上，阿格玛德的秘密记录中只写了一个词——“徒劳”。

第七章

当我醒来时，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的花。它的美丽让我心中充满喜悦，我看着她，神清气爽，仿佛睡在母亲的怀抱里，这是她亲吻我的嘴唇，因为我把这朵半开的莲花放在嘴边。我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得到它的，我只是看着它的美丽而感到高兴，因为它让我知道，我的女王，我唯一的朋友，确实在守护着我。

突然，我看到有人走进了房间，但她并没有走进房间，而是似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我现在看到，我躺在阿格玛德带我来的那个房间的床上。我几乎不知道我是如何度过了昨晚的那些时辰，也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但我觉得是他抱我回到床上的。我很高兴又回到了那里，也很高兴看到这个走近我的孩子。她比我年轻，像阳光一样灿烂。她走近我，然后停了下来；我向她伸出了手。

她说：“把花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拥有这朵花会让我感到快乐，但我不能拒绝她，因为她笑了，而神庙里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我笑过。我把花给了她。

“啊！”她叫道，“它的叶子上有水！”她厌恶地把它甩开。我气急败坏地从床上站起来，去抢救我的宝贝。孩子立刻又把它抢了过来，笑叫着从我身边跑开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跟了上去。我只是个孩子，我像个孩子一样追着她，因为我很生气，决心不让她得逞。我们飞快地穿过没有人的许多大房间，孩子穿过巨大的帷幕，我像乡下孩子一样敏捷地跟在后面。突然，我撞上了一堵坚固的石墙。她怎么可能躲过这个？我是紧追她的啊。我怒火中烧，回过头去，但我被吓得一声不吭，因为阿格玛德祭司就站在我面前。我做错了吗？不可能，因为他在微笑。

他说：“跟我来吧，”他的语气非常温和，让我毫不畏惧地跟着他走。他打开了一扇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一个用树篱围起来的方形花园，树篱上也开满了鲜花，花园里到处都是孩子，他们都飞快地跑来跑去，玩着我不懂的复杂游戏。他们人数这么多，跑得这么快，起初我还有些茫然，但突然间，我看到了他们中间那个拿了我的花的孩子。她把花戴在裙子上，看到我时露出了嘲弄的笑

容。我立刻投入了人群。虽然我不知道为何，但我似乎一下子就遵守了游戏或舞蹈的规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虽然我在人群中穿梭自如，却不知道他们在追逐什么目标。我跟着游戏，追逐着女孩的身影。虽然我没能成功接近她，因为她是如此敏捷，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动感、刺激、欢乐的面孔和笑声。无数花朵的芬芳让我心旷神怡，我开始热切地渴望拥有其中的一些。想着这些花儿，我忘记了莲花，但我还是在迷乱的舞蹈中匆忙奔跑，并向自己许诺，舞蹈结束后，我将得到一大簇鲜花；此时此刻，即使这个花园是阿格玛德的，我也不会怕他或怕他有不快。突然，我听到一百个孩子的欢呼声。

“他得到了！他得到了！”

那是一个球，一个金色的球，很轻很轻，我可以把它抛向很远很远的天空，但它总是回到我举起的手中。当我听到其他人的喊声时，我发现它就在我的脚下，我立刻知道球是我的。现在，我看到我身边除了那个拿走我的莲花的孩子，没有其他人了。莲花现在不在她的衣服上，我已经把它忘了。但她在笑，我看到她，也笑了。我把球扔给她，她又扔回给我，从花园的这头扔到那头。

突然，一阵清脆响亮的铃声在空中响起。“来，”她说，“要上课了，来吧！”她抓住我的手，把球扔了出去。我渴望地看着那个球。

“那是我的，”我说。

“现在没用了，”她回答道“你必须得到另一个奖品。”

我们手牵手跑开了，穿过另一个花园，来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大房间。曾经和我一起玩耍的孩子们都在这里，还有更多的孩子。房间里的空气沉重而甜美。我并不感到疲倦，因为我刚刚从长眠中醒来，还是鲜明的清晨，但现在进入这个房间，我感到疲惫不堪，脑袋发热。

听着周围孩子们的声音，我很快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听到的是象在花园里的呼喊声。“他得到了！他得到了！”

我站在一个宝座上，那是一个大理石的高座。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我刚才在讲话。孩子们围着我，但他们都聚集在大理石座位上或旁边。我记得带我来这里的那个孩子说过，老师就站在这个宝座上。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会在这里呢？我定睛一看，哎呀！原来满屋子都是祭司！他们站在学生的位置上。他们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再次听到孩子们喊道：“他得到了！他得到了！”我突然狂热地从宝座上跳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我站在地上一看，孩子们都不见了。除了那个带我来这里的孩子，我看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人。她站在宝座上，欢快地笑着，拍着手。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她这么高兴，低头一看，我站在一圈白袍祭司中间，他们跪在地上，直到额头触地。这意味着什么？我猜不出来，惊恐地站在原地。突然，孩子叫了起来，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在崇拜你！”

我对她的话感到惊奇，但另一个现象让我更惊奇。因为我明白，只有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第八章

我被带回自己的房间，年轻的祭司们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很饿，因为我没有结束断食，我觉得食物很精致。给我送食物的年轻祭司们在献上食物时单膝跪地；我惊奇地看着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带来了我从未见过的水果、美味的糖浆和精致的甜点，还带来了鲜花。他们把一簇簇鲜花送到我身边，还把开满鲜花的灌木摆在墙边。看到这些，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就在我叫喊的时候，我看到阿格玛德站在帷幕的阴影里。他的眼睛盯着我，冰冷而没有笑容。但我现在不怕他了，我心里充满了新的快乐，这使我大胆起来。我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亲吻着花朵。浓郁的花香弥漫了整个房间。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因为我觉得我再也不用害怕这个冷酷的祭司了，他就像大理石雕刻的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种无所畏惧的感觉解除了我童稚心灵的痛苦。

他转身消失了。当他掀开帘子离开后，我看到孩子在我身边。

“看，”她说，“我给你带来了这些花。”

“是你！”我惊呼道。

“是的，我告诉他们你喜欢花。这些花又大又甜美，是长在泥土里的花。你累了么？要不我们出去玩吧？你知道那个花园是我们自己的，而球就在那里吗？有人帮你拿回来了。”

“告诉我，”我说“为什么祭司们今天要我下跪？”

“你不知道吗？”她说，好奇地看着我。“这是因为你今天在宝座上传道，说了一些睿智的话，他们听得懂，但我们听不懂。但我们看到你赢得了大奖。你会赢得所有的奖项。”

我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头，惊奇地看着她。

“但我怎么做了这些，却会不知道呢？”我问道。

“当你不抗争时，你就会变得伟大；当你不知道时，你会赢得所有奖项。如果你安静而快乐，你会受到所有这些祭司的崇拜，甚至最杰出的祭司也会崇拜你。”

我惊讶地呆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年纪很小。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花儿告诉我的，”她笑着说“它们是你的朋友。但这都是真的。现在来和我玩吧。”

“还不行，”我说。事实上，我觉得我的头又热又沉，心里充满了好奇。我无法理解她的话。

我惊叫道：“我不可能从宝座上传道。”

“你确实做了！大祭司们在你面前低下了充满敬畏的面容。因为你告诉他们如何举行一些奇怪的仪式，而你站在这仪式中间。”

“我！”

“是的，因为你告诉他们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如何准备，当他们把衣服穿在你身上时，应该说些什么话。”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你能告诉我更多吗？”当她停下来的时候，我说道。

“你要生活在长在地里的花丛中，经常和孩子们一起跳舞。哦，还有很多事情。但仪式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因为就在今晚。”

我吓得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别害怕，”她笑着说“因为我将和你在一起。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属于神庙，但我从未被允许参加过神圣的仪式。”

“你属于神庙！但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有时他们看不到我！”她笑着说，“只有阿格玛德能一直看到我，因为我是他的。但我不能和他说话。我喜欢你，因为我可以和你说话。来吧，我们出去玩。花园里的花和这里的花一样甜美，球也在那里。来吧。”

她拉着我的手，快步走了。我任由她牵着，因为我陷入了沉思。但外面的空气如此清新甜美，花朵如此鲜艳，阳光如此温暖，很快我就在快乐中忘却了思绪。

第九章

夜幕降临。我睡意朦胧，心满意足，因为我在散发着甜香的空气中东游西荡，快乐开心。整个晚上，我都睡在鲜花环绕的床上，房间里弥漫着花香，我还做了一些奇怪的梦，梦见每朵花都变成了一张笑脸，我的耳边充满了神奇的声音。我突然惊醒，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因为月光洒进我的房间，落在美丽的花朵上。我惊奇地想起了我长大的那个简单的家。我是如何忍受那一切的？现在，在我看来，美就是生活。

我非常高兴。

当我躺在床上如梦如幻地看着月光时，走廊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走廊里到处都是光，如此灿烂的光，月光仿佛变成了黑暗，我的眼睛被照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接着，几个新僧走进我的房间，带来了一些东西，由于光线太强，我看不清。然后他们走了，关上了门，月光下只剩下我和两个高大、身穿白袍、一动不动的人。虽然我不敢看，但我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是谁——是阿格玛德和卡门-巴卡。

起初，我浑身发抖，但突然间，我看到孩子从阴影中闪了出来，她的手指放在嘴唇上，脸上带着微笑。

她说：“别害怕，他们要给你穿上你让他们准备的漂亮衣服。”

我从沙发床上站起来，看着祭司们。我不再害怕了。阿格玛德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紧紧盯着我。另一位祭司走近我，手里拿着一件白袍。长袍是细麻布做的，上面绣满了金色的刺绣，绣着我看不懂的文字。这件袍子比阿格玛德的袍子更漂亮——我进入神庙后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

我很高兴，伸手接过长袍。卡门走近我，当我甩开身上的衣服时，他亲手给我披上了这件长袍。

这件长袍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我高兴地吸了一口。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皇家长袍！

卡门走到门前，打开了门。强光洒满了我的全身。阿格玛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孩子钦佩地看着我，高兴地拍起手来。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她说：“来吧。”我同意了，我们一起走进走廊，阿格玛德紧跟在我们身后。我们进入的场景吓了我一跳，我停了下来。除了我站的靠近至圣之殿的门的的地方，大走廊里站满了祭司。我站的地方留出了一大块空地，空地上放着一张沙发床，床上铺着丝绸帷幔，帷幔上绣着金色的图案，与我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相似。床榻的周围是一丛丛香甜的鲜花，周围的地上散落着摘下的花朵。一大群白袍祭司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不禁退缩了，但这些美丽的色彩让我心旷神怡。

“这张沙发是给我们的，”孩子说着，把我领向沙发。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我顺从了她。我们向前走，在沙发上发现了我们在花园里玩过的金球。我突然想知道阿格玛德是否在看我们。他站在至圣之殿的门边，眼睛盯着我。卡门站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他注视着圣殿紧闭的大门，嘴唇在动，好像在重复着什么话。似乎没有人对我们生气，于是我回头看了看孩子。她抢过球，跑到大沙发的一端；我无法抗拒她的欢快；我跑到沙发的另一端，也笑了起来。她把球扔给了我；我用手接住了球，但还没等我把球扔回给她，走廊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刹那间，我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中喘不过气来，但我突然发现我可以看到那个孩子，她在笑。我把球扔给她，她接住了，又笑了。我环顾四周，只见一片漆黑。我想起了之前在黑暗中看到的可怕景象，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一定会吓得大声哭喊。她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害怕吗？”她说，“我不害怕。你也不必害怕。他们不会伤害你，因为他们崇拜你！”

她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音乐——欢快、美妙的音乐——让我心跳加速，双脚渴望起舞。

片刻之后，我看到圣殿的门四周亮起了灯光，门开了。那个可怕的身影出来了吗？想到这里，我的四肢不禁颤抖起来，但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失去所有的勇气。孩子的出现和欢快的音乐让我远离了孤独的恐惧。孩子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我们走近圣殿的大门。我很不情愿，但我无法抗拒引导我前进的指引。我们进了门，音乐停止了。一切又都静止了。但圣殿里有一束微弱的光，似乎来自圣殿的远端。孩子带我走向那道光。她和我在一起，我并不害怕。在圣殿的尽头，有一个小房间，或者说是一个凹洞，我可以看到是在岩石上开凿的。我看得见，因为这里有足够的光线。一个女人坐在一个低矮的座位上，她低头看着一本翻开放在她膝盖上的厚厚的书。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无法移开。我认识她，一想到她会抬起头，让我看到她的脸，我的心就不寒而栗。

突然，我知道我的同伴，那个孩子不见了。我没有去看，因为我的眼睛被一种至高的魅力所吸引，但我捏孩子的手时感到没有回应。我知道她已经不在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就像神庙大道上的雕像一样。

最后，那女人抬起头，看着我。我的血液在颤抖，变得冰冷。我似乎冻僵了，因为那双眼睛如钢铁般锋利，但我无法抗拒，无法转过身去，甚至无法躲避那可怕的目光。

“你是来向我学习的。好吧，我会教你的。”她说，声音低沉甜美，就像乐器发出的柔和音调。“你喜欢美丽的事物和花儿。如果你只为美而活，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但你必须比这更伟大。”她向我伸出了手，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抬起了我的手，给了她，但她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一碰我的手，我的手上顿时满是玫瑰，整个地方都弥漫着玫瑰的香气。她笑了，笑声很动听；我想，我的面容取悦了她。

“来吧，”她说，“站得离我近一点，因为你不再害怕我了。”我注视着玫瑰花，向她走近；玫瑰花吸引了我的视线，当我没有看到她的脸时，我并不害怕她。

她搂着我，把我拉近她的身边。突然，我看到她身上的深色长袍不是亚麻布或布料的衣服——它是有生命的——那是由盘绕的蛇组成的衣料，它们紧紧地缠绕着她，形成褶皱，当我站在离她稍远的地方时，我觉得那褶皱就像柔软的悬垂的帷幔。现在，恐怖笼罩了我；我想尖叫，但叫不出来；我想从她身边飞走，但飞不起来。她又笑了，但这次笑得很刺耳。但是，当我看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她的长袍是黑的——仍然是黑的，但没有生命。我屏住呼吸地站在原地，即纳闷，又因恐惧而浑身冰冷——她的手臂还紧紧地抱着我！她抬起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然后，恐惧完全离我而去；我好像快乐而安静。虽然我看得见，但我的眼睛是紧闭的；我有意识，但我不想动。她站了起来，将我抱起来，放在她自己坐过的矮石凳上。我的头靠在身后的石壁上。我呆若木鸡，一动不动，但我能看见东西。

她站起身来，将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我再次看到了蛇。它们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力。它们不仅出现在她的衣服上，还出现在她的头上。我不知道它们是她的头发，还是在头发里。她双手紧握，高举过头顶，可怕的蛇在她的手臂上缠绕。但我并不害怕。恐惧似乎永远离开了我。

突然，我意识到圣殿里还有一个人。阿格玛德就站在那里，站在内洞的门口。

我惊奇地看着他的脸，他的脸一动不动，双眼茫然无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的眼睛其实是看不见的；他看不见这个女人、这盏灯，也看不见我自己。

女人转过身来，或者向我靠过来，让我看到她的脸，她的眼睛盯着我，除此之外，她一动不动。那双如钢铁般锋利的眼睛不再让我感到恐惧，而是像用某种铁器一样紧紧地抓住我。就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我突然看到那些蛇发生了变化，消失了；它们变成了一件柔软的灰色闪闪发光的衣服的长长的蜿蜒的褶皱，它们的头和可怕的眼睛变成了星星点点的玫瑰花群。一股浓郁的玫瑰花香弥漫了整个圣殿。然后，我看到阿格玛德笑了。

“我的女王在这里，”他说。

“你的女王在这里”，我说，直到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才知道自己在说话。
“她等着知道你的愿望”

“告诉我，”他说 “她的长袍是什么？”

我回答道：“长袍闪闪发光，她的肩上有玫瑰”

“我不渴望享乐，”他说，“我的灵魂厌倦享乐。但我需要权力。”

到现在为止，女人用紧盯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该说什么；但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在神庙里吗？”

我重复着她的话，直到我听到自己声音的回响，才意识到自己说了话。

“不，”阿格玛德轻蔑地回答。“我必须到高墙之外，到大众中去，在他们中间行使我的意志。我要求得到这样做的权力。我曾得到过这样的承诺，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

“因为你缺乏迫使它实现的勇气和力量。”

“我不再缺乏这些了，”阿格玛德回答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上洋溢着激情。

“那么，发那个决定命运的誓言吧。”她说。

阿格玛德的脸色变了。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脸色变得比任何雕像的脸都要冷峻。

“我放弃我的人性。”他终于说了出来。他说这话时语速很慢，似乎停顿在空中。

“很好，”女人说。“但你不能孤军奋战。你必须给我带来其他像你一样准备好勇敢面对一切、了解一切的人。我必须有十二个宣过誓的仆人。把他们找来，你就能如愿以偿了。”

“他们和我是平等的吗？”阿格玛德问道。

“在欲望和勇气上，他们与你平等；在权力上，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同；这样，他们的服务才能为我所接受。”

阿格玛德停顿了片刻。然后他说：“女王，我服从您。但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我必须得到帮助。我该如何引诱他们呢？”

听了这话，她伸出双臂，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奇怪手势开合着双手。她的眼睛像火炭一样闪闪发光，然后变得冰冷无神。

“我会指引你的，”她回答道。“忠于我的命令，你就不必害怕。只要服从我，你就会成功。在这座神庙里，你一应俱全。有十位祭司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充满渴望。我会满足他们。而你，当你的勇气和坚定得到证明时，我就会满足你——在那之前不会，因为你的要求比其他人要高得多。”

“那最后那第十二个人是谁呢？”阿格玛德问道。

女人又把目光转向了我。

“是这个孩子，”她回答。“他是我的——我选中的、最喜欢的仆人。我将教导他，并通过他教导你。”

第十章

“告诉卡门-巴卡，我知道他内心的渴望的东西，他将得到它。但他必须发那个决定命运的誓言。”

阿格玛德低下头，转过身去。他默默地离开了圣殿。

我再次与她独处。她走近我，用可怕的眼神盯着我。

当我凝视着她时，她从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金光，这道金光逐渐变成了一个比我见过的任何事物都要美丽的形状。

那是一棵树，树上与其说是长满了叶子，不如说是长满了像发丝一样柔软的枝叶，每根枝条上都开着密密麻麻的花朵，花朵中间有许多小鸟，它们浑身金黄，色彩斑斓，在闪闪发光的花朵间飞来飞去，直到我的眼睛都花了，我大声喊道：

“哦，给我一只这样的小鸟吧，让它飞到我身边，依偎着我，就像在那些花朵中一般。”

“你将拥有一百只小鸟，它们会如此爱你，亲吻你的嘴，从你的嘴唇上叼走食物。不久之后，你将拥有一个花园，里面将长出一棵这样的树，所有的鸟儿都会喜欢你。但你必须先听我的吩咐。告诉卡门，让他进入圣殿。”

“进来吧，”我说，“请卡门-巴卡祭司进殿。”

他走了进来，站在内洞的门口。那棵树消失了，我看到眼前的身影穿着闪亮的飘逸长袍，一双残忍的眼睛紧盯着祭司。

“告诉他，”女人缓缓地说，“他内心的渴望将得到满足。他渴望爱！——他将得到爱。神庙的祭司们对他冷脸相向，他觉得他们的心如铁石。他想看到他们跪在他身边，崇拜他，甘愿做他的奴隶。他将如愿以偿，因为他将担任这个职务，而迄今为止，这个职务一直属于我。他将满足其他祭司内心的欲望，作为回报，他们将把他推上神坛，在我之下，在万人之上。这贿赂够大吗？”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中充满了蔑视，我从她可怕的表情中读出了她对他狭隘的野心的鄙视。但当我重复这些话时，没有带着刺痛。

卡门低下了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喜悦。

“是的，”他说。

“那就做那个决定命运的宣誓吧！”

卡门·巴卡跪倒在地，双手高举过头顶。他脸上的表情变得痛苦不堪。

“从今以后，虽然所有人都爱我，但我不爱任何人！”

那个黑色的身影朝他走来，用手摸了摸他的头。“你是我的，”她说完，转过身去，脸上挂着一丝阴冷的微笑，如同北国的冰霜。她给我的印象是，她是卡门的老师和向导；而对阿格玛德来说，更像是女王对她的宠臣，一个她既珍视又敬畏的人；一个拥有力量的人。

“孩子，现在有事要做，”她走近我说道。“这本书里写满了那些即将侍奉我的祭司们的心声。你疲惫不堪，必须休息，因为我不愿他们伤害到你。你必须成长为一个配得上我恩惠的强者。但要把这本书带在怀里；清晨醒来，卡门会来找你，你给他读这本书的第一页。当他成功完成第一项任务后，他会在清晨再次来找你，你再给他读第二页；就这样把这本书读完。去告诉他这事；并告诉他，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困难而绝望。每克服一个困难，他的力量就会增强，当一切都完成时，他将至高无上。”

我把这些话重复给了卡门。他此刻正站在门口，双手紧握在胸前，低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说完时，他抬起头，说道：“遵命。”

他的脸上依然闪烁着我之前看到的奇异光芒。

“叫他走吧，”她说，“让他叫阿格玛德过来。”

我重复这句话后，他静静地退了出去；从他的动作中，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一片漆黑。

过了一会儿，阿格玛德站在门口。

她走近他，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我立刻看到他头上有一顶王冠；阿格玛德笑了。

“这将是你的，”她说。“告诉阿格玛德：这是世上最伟大的王冠，仅在一冠之下；而那更伟大的王冠不属于他。现在让他把你抱在怀里，把你放在你的床上。但你要紧紧地抱住那本书。”

当我正重复着她的话时，她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额头。一阵深沉而美妙的倦意袭来，我感觉那些话在我的唇间消失了。我无法再说下去；一切都消失了。我睡着了。

第十一章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感觉自己睡了个长长的美觉。我的房间像个花园，繁花似锦。我的目光愉悦地四处游移，但马上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让我目不转睛。那是房间中央一个跪着的身影；一位低着头的祭司；但我知道那是卡门·巴卡。我挪动了一下，听到我发出的轻微声响，他抬起头，朝我望来。挪动间，我发现身边的书翻开了。我的目光被牢牢地锁定在书页上。我看到闪闪发光的文字，不自觉地大声读了起来。最后我停了下来，因为书上不再有明文，全是象形文字。

卡门·巴卡站了起来。我看着他，发现他的脸发着光，仿佛欣喜若狂。

“今天他要亲吻我的脚，”他喊道。然后，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问道：“你都读完了吗？”

“我能看懂的都读完了，”我回答。“剩下的都是我不认识的奇怪字符。”

他立刻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我回头翻看刚才读过的书页，想看看究竟是哪些文字让他如此奇怪地激动不已。现在我再也看不懂了——它们也像象形文字一样——我绝望地盯着它们，因为我发现自己没记住一个我说出的字。我苦苦思索这件怪事，终于又睡着了，头枕在打开的神秘书籍上。我一直沉睡着，没有做梦，直到一阵声音把我惊醒。两个年轻的祭司来到我的房间，他们端着蛋糕和牛奶，跪下来给我送上食物。看到他们这样跪在我这个乡下孩子面前，我感到害怕，或者说，看到他们这样跪在我面前，我本该笑出来的。吃完饭后，他们离开了，但我很快就不再孤身一人了。帘子拉开了，一看到进来的人，我猛地跳了起来，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是园丁塞布亚。

“你怎么会来找我？”我问。“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格玛德派我来的，”他说。

“阿格玛德！”我惊呼道。我走近他，握住他的胳膊。

“哦，是的，真的是我，”他回答道。“他们不可能把我变成幽灵。当你看到我时，别怀疑，那就是我本人。”

他说话的声音愤怒而粗鲁，一时间我感到害怕，但没过多久。他丑陋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你要跟我去花园，”他说着，伸出他那只黑黑的大手。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中，我们一起离开了我的房间，迅速穿过神庙里宽敞空旷的房间和长长的走廊，来到了那道狭窄的铁门，我第一次正是从那里看到塞布亚的脸。如同那时一样，现在，花园呈现在远处，一片绿意盎然、光彩夺目、色彩缤纷的景象。

“哦！我很高兴能回到这里，”我说。

“你一开始是来干活的，本来是要为我做工的，”塞布亚粗声粗气地说。“现在一切都变了。你是来玩的，不用干活了，我要把你当小王子一样对待。好了！孩子，我好奇他们把你宠坏了吗？想去游个泳吗？”

“可是去哪儿呢？”我说，“哪里有水？我很想跳进清凉的深水里游泳。”

“你会游泳？你喜欢水？好吧，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清凉的深水。跟我来！”

他继续往前走，我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的步伐。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但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事实上，我根本没听，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在这个温暖慵懒的早晨，跳进清凉的水中该是多么惬意。

我们来到一处地方，那里有一个又宽又深的水池，水从高处滴落，像一阵急促的阵雨。

“你可以在这水里游泳，”塞布亚说，“而且在那里你也不会弄伤任何花。”

我站在温暖的阳光下，脱掉身上的白袍。然后，我稍作停顿，环顾四周，想着阳光多么温暖，便一头扎进了水中。啊！真的好冷！突如其来的寒意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是开始游了起来，很快便感受到了阵阵清爽。在这清甜的水中，我

感到精力充沛，充满渴望。我不再像在寺庙的香气中，或在房间里的花香中那样倦怠无力。我太开心了，真想在水里和阳光下多待一会儿；于是，我立刻停止游泳，让自己悠闲地漂浮着，闭上眼睛，不让阳光刺痛我。

突然，我感觉到一股奇异的触感，让我屏住呼吸，但那触感如此温柔，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恐惧。那是我唇上的一个吻。我睁开双眼。躺在我身旁的水面上的，是我的女王，白莲女王，莲花神女。我发出一声喜悦的欢呼。自从上次见到她以来，我所有的快乐瞬间都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她是我的女王，我美丽的朋友；当她出现在那里时，她就是我的世界。

“孩子，你又回到我身边了，”她说，“但你很快就会离开我；如果你完全忘记我，我又怎么帮你呢？”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感到羞愧。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忘记了，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你现在所在的水，”她说，“来自我的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里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如果你呆在生长莲花的水中，你必将死去。但从莲花那里滴落的水滴，却只保留了莲花的一点生命力，并将自己的生命拱手让给了莲花。当你能一头扎进莲花池的水中时，你就会像雄鹰一样坚强，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充满渴望。我的孩子，你要坚强；不要听信那些迷惑你的浮夸之词；只听从真理！亲爱的孩子，要待在阳光下，不要让幻影迷惑你；在阳光中有滋养无数生命，生命在等待着你，知识与爱的纯洁之花已准备好让你去采摘。你愿意成为那些只顾自己之人手中的工具吗？不！去获取知识吧，变得坚强；然后你就会成为给世界带来阳光的人。来吧，我的孩子，把你的手伸给我；满怀信心地站起来，因为这水会支撑你；站起来，跪在上面，畅饮阳光；站起来，跪在上面，朝向那包含所有生命的光明，它会照亮你。”

我站起身，握住她的手。我跪在她身旁。我再次起身，与她一起站在水面上——然后我便失去了知觉。

“你愿意成为那些只顾自己之人手中的工具吗？不！去获取知识吧，变得坚强；然后你就会成为给世界带来阳光的人。”

醒来时，这些话仿佛在我耳边低语；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每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但从意义上它们对我来说模糊不清，不知其意；第一次听到时，我以为自己听懂了，但现在，它们在我听来，就像节日里，祭司的美好教导对沉浸于娱乐中的舞者一样。

当这些话在我耳边低语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因为无知，充满青春活力而无助的少年。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白莲女王对我灵魂的呼唤，在我大脑朦胧的角落里，模糊而毫无意义地回响。它们之于我，就像祭司对着婴儿唱诵，婴儿只听得见它的调子。然而，我从未忘记它们。我的生命被交给了那些束缚我身与我心的人；枷锁沉重地压在我未觉醒的灵魂上。当我的肉体迟钝地屈服于主人的指引时，我是一个奴隶，但我深知，在自由的天空下，自由是存在的！然而，尽管我盲目服从，将我所有的力量和才能都倾注于那座被亵渎的神庙的卑鄙用途，我心中却牢牢铭记着那位美丽的女王，她的话语如同永不熄灭的烈火般铭刻在我的脑海里。然而，随着我逐渐长大成人，我的灵魂却病了。这些话语如同星辰般闪耀在我的灵魂中，为我悲惨的生活投下了奇异的光芒。随着我心智的成熟，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种沉重的疲惫感，如同死亡或绝望的折磨，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从我身边驱散。我从一个快乐的孩子，一个阳光般幸福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悲伤的青年，双眼圆睁，泪水涟涟，病态的内心深处隐藏着许多秘密，却不为人知，充斥着羞耻、罪恶和悲伤。有时，当我漫步在花园中，凝视着莲花池中平静的水面，祈祷着再次见到那景象。但它却没有出现。我失去了童年的纯真，但尚未获得成年的力量。

第二册

第一章

我正躺在神庙的花园里，躺在一棵高大的树下，树荫浓荫地覆盖着草地。我非常疲惫，因为前一晚我整晚都在圣殿里，向黑暗幽灵的祭司们传达着她的信息。我在温暖的空气中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却异常地感到悲伤。我感觉我的青春已逝，却从未享受过它的火热。

我的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位年轻的祭司。一位祭司正用一片宽大的叶子给我扇风，那叶子一定是他从树上摘下来的。另一位祭司一手撑在草地上，认真地打量着我。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又可人，就像温顺的动物的眼睛。我倾慕他的英俊，很高兴看到他站在我身边。

“您待在室内太久了。瞧，”他看到我疲惫地睁开双眼，直视着他的脸，便说道。“他们不应该用圣殿的仪式累杀您，即使你是唯一能给他们生命的人也不该这么做。您愿意跟我们一起进城，尝尝和神庙气氛不一样的东西吗？”

“但是我们不能出去！”我说。

“不能？”马伦轻蔑地说。“您以为我们在这里是囚犯吗？”

“就算我们能找到出去的路，人们也会认出我们。祭司们不能在人群中走动。”

“人们不会认出我们，”马伦笑着说。“阿格玛德给了我们自由。阿格玛德给了我们力量。来吧，如果您愿意——我们这就走。”

两人起身，伸出手扶我起来；但我已不再虚弱。我跳起身，整理好我的白袍。“我们要穿这身长袍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但没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可以扮成乞丐，也可以扮成王子；随我们怎么扮都行；阿格玛德赋予了我们力量。来吧！”

我和他们一样，对这即将展开的冒险感到欣喜。我们跑过花园，来到墙边一扇窄门前。马伦摸了摸，轻而易举地推开了。我们来到了神庙外面。

我的同伴们一边说笑，一边穿过平原，奔向城里。我也跟着跑，听着他们说话，但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显然他们了解这座城市，而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名字。没错，我，一个赤脚的乡下孩子，曾跟着母亲一起穿过这座城市。但现在，我似乎要进入人家，与权贵人士交往了。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恐慌。

我们匆匆赶路，终于走到了一条最繁华的街道上。街道上挤满了身着华丽服饰的欢乐的人们，所有的商店似乎都只卖珠宝。我们穿过一道大门，来到一个庭院，再从那里穿过一座大理石大厅，大厅里有一座巨大的喷泉，高大的花丛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大厅里有宽阔的大理石楼梯，我们立即开始爬上去。到达楼梯顶部后，马伦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进入一个挂满金色挂毯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些人，他们的衣着和珠宝令我眼花缭乱。他们围坐在桌旁，饮酒作乐，享用着甜点。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三位非常可爱的女人起身迎接我们，每人牵着我们中一个人的手，让我们在她身旁坐下。转眼间，我们仿佛融入了宴会，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仿佛我们一开始就是这场盛宴的宾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喝了香醇的葡萄酒，还是那只有魔力的美丽的手经常碰我放在绣花桌布上的手，我的头变得飘飘然且感觉奇怪，我开始谈论一些我以前一无所知的事情，并且对那些一个小时前由于我缺乏理解而显得枯燥无味的话语开始开怀大笑。

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握紧了我的手。我转过身去看她，她正倾身向我，脸上洋溢着青春与美貌。她华丽的衣着曾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但现在我意识到她很年轻，比我还年轻，却拥有如此丰盈的身材和光彩照人的魅力，尽管年纪轻轻却已是风华正茂。我凝视着她温柔的双眼，感觉自己对她十分了解，她的魅力如此熟悉，而且正因为熟悉而更加强烈。她说了很多话，起初我几乎听不懂，甚至几乎没听过这些词。但渐渐地，我听着听着，开始明白了。她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她对我的思念，她对我的爱，以及她对世间所有其他人的厌倦。“在你来之前，房间里似

乎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她说。“宴会上毫无欢乐可言。虽然其他人都在笑，但他们的笑声在我耳中却如同呜咽——像被痛苦折磨的人的呜咽。我如此年轻，如此有力量，如此充满爱，难道我该应该如此悲伤吗？不——不，我不应该。啊，爱人，夫君，别再让我孤单一人。留在我身边吧，我的激情将使你坚强，去实现你的命运。”

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紧紧握住她的手。“确实如此，”我大声喊道。“我做错了，竟然忽视了生命中的灿烂！我承认，你的美确实属于我，却从我的脑海中被抹去。但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我怀疑我是否还能在天地间的其他事物中看到美。”

突然，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惊恐的客人们骚动了一下。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了餐桌，瞬间就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两位年轻的祭司。他们的目光紧盯着我，神情严肃，又有些不安。他们缓缓站起身。“您不回神庙了吗？”马伦问道。我的回答是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您忘了吗？”他厉声问道，我们只不过是来看看城里的荒唐事，好知道凡夫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入道的祭司必须洁身自好。更何况是您，神庙的先知？就连我，一个新僧，也不敢屈服于那充满我灵魂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啊，渴望自由！渴望成为城里的孩子，渴望懂得生命的意义！但我不敢。否则，我就会一文不名，在神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世上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处。那么，先知，您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替你向阿格玛德交代呢？”

我没有回答。坐在我身旁的女人却起身朝他走来。她从脖子上取下一颗宝石，放在他手里。

“把这个给他，”她说，“他就不会再过问了。”

第二章

从此刻起，有一段时光我无法像描述生命中其他的日子那样细致入微地描述。这段时光被我经历的那些情感所模糊和遮蔽。事实上，万般情感交织在一起，化作不能分辨的一团。我每天都沉浸在深深的快乐之中；在我看来，我美丽的伴侣每一刻都变得更加美丽，这让我惊叹地凝视着她的脸庞。她带我穿过我们宫殿的房间，我不愿驻足欣赏它们的华丽，因为这些房间以外，总有更加华丽的房间。我和她漫步在花园里，那里芬芳的花朵盛开，繁茂的景象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从未见过的。花园之外是一片草地；低矮而芬芳的草丛中长满了野花，百合花在流经田野的小溪边盛开。傍晚时分，城里的少女们会来到这里，有的来取水，有的在溪中沐浴，然后坐在岸边，谈笑歌唱，直到夜半时分。她们光彩照人的身影和甜美的歌声使夜晚倍感美丽。我会在星空下与她们流连，常常待到天亮，成为她们所有人的玩伴，却只对那些最美的姑娘低声诉说着爱意。然后，当她们低声唱着歌离开我时，我最美的姑娘也跟着我回到了宫殿。我们住在城中，却又远离城市。我们比城里任何人都快乐。

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最美丽的她，头枕在我的臂弯里，唱着甜美低沉的歌。转眼间，歌声在她唇间戛然而止，她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着。寂静中，我听见楼梯上传来轻柔缓慢的脚步声。门开了，大祭司阿格玛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他用那双可怕的眼睛凝视了我一会儿，那双眼睛冰冷得如同宝石；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但这微笑却让我感到恐惧，我不禁颤抖起来。

“来吧，”他说。

我毫不犹豫地起身。我知道我必须服从。我没有回头，直到听到一阵急促的动静和一声呜咽；这才转过身。但她，最美丽的她，已经不见了。她是在看到这个不速之客后，逃到我们的房间里去了吗？我不能留下来查看一下，也不能过去安慰她。我知道我必须跟随阿格玛德；我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就是他就是我的主

人。我走到门口，看到门槛对面有一条蛇，它因我的靠近而昂起了头。我惊恐地叫了一声，猛地向后退去。

阿格玛德笑了。“别害怕，”他说。“这是你的女王的宠物，不会伤害她选定的仆人。来吧！”

听到他的命令，我感到不得不服从；我不敢违抗。我的目光避开蛇，走过它身边，走到楼梯口时，听到了它愤怒的嘶嘶声。

阿格玛德穿过花园，来到远处的草地。夜幕降临，星光已在天空中闪耀，少女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溪边，眼神明亮。但她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唱歌。溪流中央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有两个桨手。我认出了和我一起进城的年轻祭司。他们低着头，即使我走近他们也没有抬起头来。当我从女孩们身边走过时，我明白她们已经认出了那两个年轻祭司是她们的老相识和快乐的伙伴，看到他们穿着这身祭司衣服，举止如此大变，她们感到既有趣又惊讶。

阿格玛德上了船；我跟在他后面；然后我们默默地划向神庙。

我从未在水上见过神庙的入口。我和母亲在城里的时候听说，这个入口以前经常有人使用，但现在只在节日期间才开放，所以从这条路进神庙使我感到很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整个神庙水域停满了鲜花装饰的船只，船上坐着身穿白袍的祭司，他们低着头坐着。但我很快就发现，今天是个节日。

这座神庙！我仿佛已经百年未曾居住于此。阿格玛德本人在我看来既奇怪又陌生。我是否真的老了很多？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找不到镜子照自己的脸，也找不到可以询问的朋友。我只知道，与以前那个从神庙花园里跑出来、渴望冒险的年轻人相比，我如今已是一个男人了。而且我知道，我的成年并非荣耀，而是耻辱。我成了奴隶。当我们进入神庙时，一股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的灵魂。船被拖到几级宽阔的白色大理石台阶前，台阶伸向神庙的墙内，在屋顶之下。我从未知道这条大河竟然如此近在咫尺。我们登上台阶，阿格玛德打开了一扇门，啊！我们立刻就到了至圣之殿的入口。只有几支微弱的火把，由默默无语的祭司们举着，照亮了宽阔的走

廊。外面河面上还是黄昏的暮色；而这里却如同深夜。阿格玛德一声令下，所有火把都熄灭了。但并不是一切光亮都消失了！圣殿的门周围闪烁着那曾经令我恐惧的奇异光芒。如今，它不再令我恐惧。我知道该做什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毫无畏惧地做了。我走上前去，打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站着一个漆黑的身影，长袍闪闪发光，眼神冰冷可怕。她笑了笑，伸出手，放在我的手上。触感如此冰冷，我抖了一下。

“告诉阿格玛德，”她说，“我今天会来。我会在船上，在你身边。他会和我们一起站在中间，我的其他仆人会围着我们。如果一切按我吩咐的去做，我会在所有祭司和民众面前施展一个奇迹。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很满意我的仆人，也因为我希望他们拥有权力和财富。”

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我刚说完，阿格玛德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欢迎女王！我们遵旨。”

过了一会儿，火把再次被点燃。我看到共有十个火把，由十个祭司举着，他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袍，上面绣着金色的花纹，和阿格玛德的一样。卡门·巴卡也在其中。他的脸在我看来很陌生，就像一张狂喜的脸。

阿格玛德打开门，我们来到河边的台阶。此刻，另一艘船正停泊在这里。它很大，甲板宽阔，周围环绕着香炉，里面燃烧着某种香气浓郁的东西。香炉中间的甲板上画着一个深红色的圆圈，中间还夹杂着一个我无法理解的图案。在船舷，在升高的甲板下方，坐着划桨手——身穿白袍的祭司们。所有人都静静地、默默地等待着，低垂着双眼。船上挂满了厚厚的花环，它们紧紧相连，仿佛一根根粗大的绳索。船的头尾各点着一盏灯。

我们上了船。阿格玛德走在前面，站在圆圈中央。我站在他身旁。在我们之间，我清晰地看见了那个身影。她散发出的光芒，如同照亮圣殿的光芒，只是没有那么耀眼。但我注意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存在。

十位祭司也上了船，站在深红色的圆圈里，将我们完全包围。然后，船缓缓地摇离台阶。我看到我们前后有几艘船，船上都挂满了鲜花和灯笼，坐满了身着白袍的祭司。船队静静地在圣河的怀抱中前进，向城市开去。

当我们终于驶出神庙时，我听到一阵深深的低语响起，弥漫在空气中。这低语悠长深沉，令我惊叹不已，却丝毫没有打扰到其他入，很快我就明白了它的含义。当我的眼睛逐渐适应星光时，我看到河两岸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翻腾摇曳的身影。河边挤满了人，田野里挤满了人，一眼望不到边。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而我却浑然不知。我疑惑了一会儿；但很快我就想起，我确实听说过这个节日，只是当时我沉浸在眼前的快乐之中，没有在意。或许，如果我一直待在城里，我也会融入人群；但现在我却远离人群，而且，在我看来，我似乎也与所有的人世间的东西隔绝了。我像阿格玛德一样，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然而，我的灵魂却被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绝望所撕裂，并被即将到来的未知的恐惧所压垮。

第三章

当船只顺流而下时，突然，一阵歌声打破了沉寂。歌声来自划船的祭司们。每艘船上都传来高亢的赞美诗，即使在昏暗中，我也能从巨大的动静中看到，岸上的人们跪倒在地。但他们都静默不语；他们敬拜着，聆听着祭司们的歌声在空中回响。

歌声止住，四周一片寂静，持续了好几分钟。人们一动不动地跪着，一声不吭。但突然间，他们猛地匍匐在地，我能听到人群中传来的叹息声和长长的敬畏之声：因为祭司们再次发出了悦耳的胜利的呼声，他们用响亮而有力的声音说出了这些话 ——

“女神在此！她就在在我们中间！人们啊，跪下，膜拜吧！”

就在这时，站在我和阿格玛德祭司之间的人影转过身来，对我微笑。

“现在，我的仆人，”她说，“我必须请求你的服务。我已预先酬劳过你，好让你不至于犹豫。但不要害怕。你会得到双倍的报酬。把你的手给我。把你的嘴唇贴在我的额头上，不要害怕，不要动，不要哭喊，无论你感到多么虚弱，无论怎样颤抖。你的生命将属于我。我会从你身上取走它，但我会把它归还给你。这难道不珍贵吗？不要害怕。”

我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她，却又心怀难以想象的恐惧。但我无法抗拒她的意志。我知道自己是她的奴隶。她冰冷的手握住了我的手，瞬间，她的手似乎不再柔软，而是变成了钢铁般的铆钉，牢牢地抓住了我，不可阻挡。我出于无助，反倒勇敢地面对着那双可怕的眼睛，靠近她。我渴望死亡使我解脱，我别无他法。我将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来自灯盏和法器的烟火气让我的大脑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困倦，我感到迟钝而沉重。但此刻，当我的嘴唇触碰到她灼热的额头时，不知是冷是热，一种狂喜、轻松感，甚至近乎疯狂的喜悦感涌上心头。我不再认识自己；我被一片奔腾不息的情感之海所左右和掌控，而这些情感并非源于我。它们席卷而来，奔腾的浪潮似乎要彻底冲走我的自我，而且，当时看来，是永远地将我冲走了。然而，我并

未失去意识；我的意识瞬间变得更加强烈和清醒。然后，在那奇异的一瞬间，我忘记了失去的自我——我知道自己活在那个曾经如此彻底地控制着我的生灵的大脑、心脏和本质里。人群中传来一声狂野的呼喊，旋即停住。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女神。而我，低头一看，脚下躺着一位年轻祭司，仿佛已经死去，身着绣着金线的白色长袍。我停顿了一下，在获得力量的喜悦中想知道，他死了吗？

第四章

我清晰地看到两岸拥挤的人群；一道光芒洒落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却浑然不觉。那并非他们所见的星光，而是一道并非来自天际，却是来自我眼中的光芒。我看到了他们的心——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身体，而是他们本身。我认出了我的仆人们，当我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仆人都已准备好为我服务时，我的心也随之升腾。我的仆从们是值得拥有的一群人；他们会服从我，并非出于责任，而是出于欲望。

我洞悉每颗心的渴望，我知道我能满足它。我长时间地保持可见状态；然后我离开了我选定的仆人们。我命令他们靠近岸边；因为现在我不再专注于让这些目光呆滞的人看到我，我可以与我选定的人交谈，触摸他们。如果我不过度使用，年轻的祭司的强大生命力足以维持一段时间显化所用的能量。

我踏上岸，穿梭于人群之中，将每个人内心的秘密告诉他——更重要的是，我告诉每个人如何获得他默默渴望的东西。无论男女，心中都潜藏着渴望，羞耻感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倾诉，哪怕是在祭司面前忏悔时也不敢说出。但我看到了它，并让它不再成为耻辱。我向人们展示了，只需要多么微小的意志力和多么微不足道的知识，就可以迈出自我满足的第一步。我穿梭于人群之间，四处走动，所经之处是一群疯狂而激昂的人们。终于，我的出现所引发的陶醉感再也无法抑制。人们齐声唱起一首狂野的歌，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燃烧。

难道我没有在其他国度听到过这首歌，用所有民族的声音和语言唱出来吗？难道我没有听到过那些早已灭绝和被遗忘的民族唱过这首歌吗？难道我没听到那些尚未建立家园的未来的民族唱这首歌吗？这是我的歌！它赋予我生命！它默默地发自内心，是无声激情的呐喊，是自我隐秘的疯狂的吼叫。当它从众人的喉咙中发出时，羞耻感消失了，隐瞒也结束了。这时，它是纵欲狂欢的喊叫，是享乐主义者的吼声。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点燃了一把烈火，如同森林大火般熊熊燃烧。我转身回到等待我的圣船。那些我精心挑选的仆人们，那些神庙的大祭司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归来。啊，我那些充满激情的大能者！渴求之王！欲望之君！

那位年轻的祭司 —— 他还在那儿吗？看上去还像死了吗？是的，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在大祭司们围成的圆圈中间，躺在独自站在这里的阿格玛德脚边。

当这个想法涌上心头，我仿佛突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从那片曾沉浸其中的激情之海中抽离出来。我重新认出了自己 —— 我并非女神，只是生命力被她吸收了，被她吞噬了。现在，我再次与她分离。但我并没有回到那毫无生气地躺在圣船甲板上的苍白的躯体中。我回到了神庙；我身处黑暗之中；然而，我知道，我在至圣之殿中。

黑暗中透出一道光亮。我一看，瞧！内洞里一片光明：白莲女神就站在里面。

我站在内洞门口，离她很近，就在她目光所及之处。我试图逃跑 —— 试图转身 —— 但我做不到。我颤抖得如此剧烈，从未因恐惧或惊慌而这样颤抖过。

她静静地站着，目光注视着我。我看到她眼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怒。她曾是我的温柔好友，温柔如慈母，如今却威严地站在我面前，我知道我惹怒了一位人类所知的最可怕的神明。

“哦，森萨！诸神所钟爱的森萨哟！你是为了这个而生的吗？你的天眼被打开，被赋予灵知灵觉，是为了感知这个吗？你知道并非如此；然而，你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和敏锐的感官最终侍奉了它们的主人，并向你展示了你侍奉的究竟是谁，做的到底什么。你愿意永远侍奉她吗？现在你已成人，选择吧！你是否堕落到要永远做奴隶的地步？走吧！我是来清理我的圣殿的。我不会再忍受下去了。圣殿将沉寂，人们将不知道任何神明的存在，这也比被虚假的言辞欺骗，被黑暗诱惑要好。走吧！任何人不得再进入这里。我关上门！圣殿将沉寂无声。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这里；是的，我将在此长久地默默无语，人们会说我已死去。让它这样吧！在未

来的岁月里，我的孩子们将会再次崛起，黑暗将破晓。走吧！你已选择！堕落吧！这已不是你的地方。让我保持沉寂！”

她举起手，示意我离开她。这手势如此威严，如此尊贵，我无法违抗。我转身，低下头，迈着悲伤的步伐走向圣殿的外门。然而，我打不开门；我无法出去；我无法再向前迈进。我的心一阵翻江倒海，让我无法前行。我跪倒在地，痛苦地哭喊着：“母亲！女王母亲啊！”

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过了片刻；我等待着，却不知等待着什么。我的灵魂饥渴而绝望。在黑暗与寂静中，一段可怕的记忆涌上心头。我不仅看到了过去的欢愉，也看到了过去的种种行为。我知道自己盲目地做了这些事，如同人们因酒精而麻木，我的灵魂亦是如此。我昏昏沉沉地做着交给我的工作，却没有去思考在做些什么，只想着回报，以及将到来的每一次欢愉。我成了那个黑暗的靈魂的口舌，成为了她的预言师，如今我看清楚了，也知道了她是谁。过去的所作所为对我的谴责变得如此可怕，如此真切，如此凶猛，以至于我再次在黑暗中呼喊：“母亲！救救我！”

我的手和脸被触碰了一下。我听到耳边和心中有个声音说：“你得救了。要坚强。” 光芒照进我的眼睛，但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泪水洗去了我眼前所见的可怕景象。

第五章

我已不在圣殿里。我感觉到空气拂过脸庞。我睁开双眼，看见头上的天空，以及深邃星空中闪耀的星辰。我趴在地上，感到异常疲惫。然而，千百种声音的呼喊和歌声传入我的耳中，将我唤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坐起来。我置身于十位大祭司围成的圆圈之中。阿格玛德站在我身旁，注视着我。我的目光直视着他的脸，无法移开。他毫无怜悯，冷酷无情，没有灵魂！我怕过他吗？我怕过这副模样，怕过这个非人的生灵吗？我不再怕他了。我环顾着周围的祭司们。我读着他们的表情；他们深深陷入了自我考虑之中。每个人都被一种深切的欲望所吞噬，被一种需要满足的渴求所淹没，每个人都珍视这条欲望之蛇，让它紧贴着他的心。我不再害怕这些人。我已见到光明。我变得坚强。

我站起身来，环顾着天空下，河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时，我明白了刚才听到的那些奇怪的声音。人们都疯了；有的因为酒，有的因为情，有的完全陷入了狂乱。无数的小船挤满了水面；人们乘着这些小船来向他们崇拜的女神献祭，而今晚他们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亲身感受到了这位女神。他们划着小木筏，挤在圣船边，站在上面往我们的船上投掷祭品，我的船又满又重。到处是金银珠宝，还有镶嵌着闪亮宝石的金器。阿格玛德看着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他嘴角的微笑。这些财富或许足以供养神庙，但对他来说，他渴望并努力追求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珠宝。我的灵魂突然不由自主地开口说话。我无法再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大声讲话，命令人们听我说话，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并逐渐变得安静。

“听我说，你们这些在此崇拜女神的人们啊。你们崇拜的究竟是哪位女神？难道你们无法从她向你们心中的低语中得知真相吗？审视内心吧，如果她用炽热的激情灼烧了你们的心，你们就会明白，她并非真神！因为除了智慧之外，别无真理。听着，我将对你们说出那些来自圣殿的话语，这些话语由光明之神，我们的女王母亲告知。要知道，唯有靠美德、善念、正行，你们才能找到和平。这黑暗的狂欢，是否适合真理女神？你们这些在苍天之下，沉醉于美酒和激情的人们，是她的崇拜者吗？你们口吐不敬的狂言，歌声狂乱，心中充满羞耻的念头，却跃跃欲试，要大

胆地付诸行动？不！跪下吧，举起你们的双手，祈求那位仁慈的神明，我们的智慧女王，她用爱的翅膀护卫着你们，请她原谅你们的无耻，请她帮助你们做出新的努力吧！听我说。我会向她祈祷，因为我能看到她光彩照人的圣形。对她说我说过的话，她一定会听见，因为她爱你们，即使你们冒犯了她——”

这时一阵旋律响起，铿锵有力的歌声淹没了我的声音。祭司们突然唱起赞美诗，旋律优美动听。人们被我的声音和话语所感染，纷纷跪倒在地。此刻，他们陶醉于音乐的旋律，热情地唱起赞美诗，歌声雄壮地冲上云霄。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厌恶地扭过头去，但它已经起了作用。我感到一阵眩晕。

“他狂喜充满了，”卡门-巴卡说道。

“他疯了，”我听到另一个声音说道——那声音如此冰冷，如此愤怒，我几乎认不出来了。然而我知道说话的人是阿格玛德。

我努力回应他，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一种新奇的勇气所鼓舞，我将恐惧置之度外。但那股令人昏迷的烟雾已经起了作用。我变得麻木，就像在睡梦中一样；我的头越来越沉重。几秒钟后，我就睡着了。

第六章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身处神庙里的老房间；正是在那里，恐惧第一次降临在年少的我身上。

我非常疲倦；疲倦到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无力，它麻木了我的全身。我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只想着自己身上的不适。

然后，昨天发生的事情突然涌入我的脑海。就像太阳升起一样。我又找到了她，我的女王母亲，她又把我带回了她的庇护之下。

我站了起来，忘记了疼痛和疲惫。天刚蒙蒙亮，透过高高的窗户，微弱的灰光柔和地照进我的房间。房间里用料考究，刺绣华美，到处都是奇异而美丽的东西，仿佛是王子的寝宫。如果不是因为它奇特的形状和高高的窗户，我很难认出这是我童年时为取悦我而堆满了鲜花的地方。

室内的空气很沉闷；我渴望到室外，去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新生，需要青春而得以再造。而在这里，熏香的空气、厚重的帷幔和奢华的装饰让我感到压抑。

我掀开帘子，穿过旁边的大房间。房间空旷寂静，宽阔的走廊也是如此。我轻轻地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通往花园的大门那里。透过铁栅栏，我看到青草的光亮。啊，那个美丽的花园！哦，真想在那甘甜的莲花池水中沐浴！

但铁门紧锁着，我只能透过门缝望着草地、天空和花朵，呼吸着从狭窄的门缝里透进来的甜美空气。突然，我看到塞布亚从花园的一条小路上走来。他径直来到我站着的铁门前。

“塞布亚！”我喊道。

“啊，你来了，”他用粗犷的语调说，“你以前是孩子，现已成人。但塞布亚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已经失败了，再也不能尝试了。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

就惹恼了我的两个主人；我不能为任何一个主人管住你。就这样吧，你现在必须自顾自了。”

“你不能打开大门吗？”我只是问。

“不，”他说，“而且我怀疑它是否还会为你打开。但这又有什么呢？你不是神庙里最受宠爱的祭司，最亲爱的，最受尊敬的人吗？”

“不，”我回答，“我不再是了。他们已经说我疯了。今天他们还会这么说。”

塞布亚认真地看着我。“他们会杀了你的！”他低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温柔和怜悯。

“他们不会的，”我笑着回答。“我的女王会保护我。我必须活到说完她所有想让我说的话为止。到那时，我就不在乎了。”

塞布亚将藏在黑色袍子褶皱里的手抬起来。他手里握着一朵莲花，花蕾躺在一片绿叶中，那绿叶仿佛是莲花的花床。“拿着吧，”他说，“这是给你的；它能说一种你能听懂的话。拿着它，愿你一切顺利。我很迟钝，只能说些平常的话，但却配得上做信使。这让我很高兴。但你应该庆幸，因为你能听，能说，能学，能教。”

他立刻就走了；说话间，他把莲花从栅栏的一个窄缝里朝我推过来。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向我。现在我把它握在手里；我很满足。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我回到房间，坐下，手里捧着那朵花。这一切，就像很久以前，我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这同一个房间里，捧着一朵莲花，凝视着花蕊的情景一样。我拥有了一位朋友，一位向导；与那位看不见的慈悲之母融为一体。但现在我明白了我所拥有之物的价值；而那时我却一无所知。难道它还会如此轻易地被夺走吗？当然不会。

我现在能理解它的语言了。那时，它只对我诉说着它自身的美；如今，它打开了我的双眼，让我看见；它打开了我的耳朵，让我听见。

我发现我四周围了一圈人；就像我当年在神庙里没有意识地传道时，围绕着我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是祭司，身着白袍，就像那些跪下朝拜我的祭司一样。但这些人没有跪下；他们站着，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怜悯和爱。有些是老人，威严而强壮；有些则年轻修长，面容焕发新生。我敬畏地环顾四周，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无需言语，我便知晓这是个什么兄弟团体。他们是我的先辈，是圣殿的祭司，寺庙的先知，被选来侍奉莲花女王的人。我看到他们一代一代地传承，自神庙的至圣之殿从巨石中开凿出以来，就一直守护着它的神圣。

“你准备好学习了吗？”一个人问我——他的气息仿佛来自久远的被遗忘的年代。

“我准备好了，”我说；然后跪在地上，在那奇异而神圣的圆圈中央。我的身体跪了下去，但我的灵魂却仿佛翱翔。虽然跪着，但我知道，我周围的人高举着我的灵魂。从那时起，他们就是我的兄弟。

“你坐那儿，”他指着我的沙发床说道，“我要和你谈谈。”

我起身，转身走向卧榻，发现房里只有我和这位与我说话的人。其他人都离开了。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开始说话。他将远古逝去岁月的智慧倾注到我的心中；这智慧永存，即使早期学习它的信徒早已被遗忘，可它依然长青。这古老的知识和真理，让我的心焕然一新。

那天他整天坐在我身边教导我。晚上，他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就离开了。我躺下睡觉时，想起从昨天到现在，除了我的老师，我谁也没见过，也没吃过东西。然而，我既不疲惫，也没有虚弱。我把花放在身边，静静地睡着了。

我醒来时猛地一跳，以为有人碰了我的花。但我独自一人，我的花也安然无恙。厚重的帷幔隔开我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食物：牛奶和蛋糕。我昨天整天都没吃东西，现在有了食物，我感到很高兴。我把花放进袍子里，走到桌子旁。我喝了牛奶，吃了蛋糕；然后，我又有了新的力气，转身走

向沙发床，认真地思考昨天学到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金色的种子，必将结出荣耀的果实。

但我站着不动，心沉了下去；因为我再次被那美好的兄弟圈包围。昨天教过我的那个人看着我，笑了笑，但他没有说话。另一个人走近我，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沙发床上，我和他单独在一起。

我独自一人，却并非孤单，而且永远不会再孤单，因为他捧着我的心和灵魂，将它们赤裸裸地展现给我，没有被任何虚幻的神圣所藻饰。他向我展示我的过去，将其简单、黑暗、不美的贫瘠展现给我；而那过去本可以十分丰盈。在此之前，我似乎一直生活在无意识之中。如今，我被重新引导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并被要求明目以视。我曾经过的地方晦暗而阴郁；其中一些充满了恐怖。此刻，我明白了，我已被自己解释给卡门-巴卡的魔法所征服。和其他人一样，我的存在是为了欲望及其满足。沉浸在快乐和美的喜悦中，我如痴如醉，浑然不知自己所做的一切。我记起了过去，我明白了塞布亚话语的含义，当时我几乎无法理解。我的确是神庙的宠儿，因为当我的身体沉浸在愉悦之中，沉浸在满足的昏睡中时，我的嘴唇和声音便会顺从那位黑暗女主人的意志。她通过我的肉体力量表达她的愿望，并获得了那些为了满足欲望而牺牲一切的奴隶们的服务。她凭借着对人类灵魂的黑暗洞穴的敏锐而可怕的洞察力，了知他们的需求，并借用我的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获得他们渴望的东西。我坐在那里，惊愕地看着那些闪过我苏醒记忆的一幕幕。我首先看到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被恐惧镇住，向往着快乐。我看到自己在神庙里，在它内部的圣殿里，只是一个无助的生物，一个工具，一个被无情地弹奏的乐器。后来，我看到自己，一个青春靓丽的青年，昏迷不醒地躺在圣船的甲板上，在昏迷的狂乱中站起，说着怪异的话语。后来，我看到自己，变得苍白虚弱，却始终是那件心甘情愿的工具，尽管灵魂开始醒来，用它的挣扎令身体疲惫不堪；而现在，我看到灵魂已经苏醒，接触到了它的母亲，光明女王，从此再也无法沉默。

夜幕降临，我的老师离开了我。再没有其他人来过我的房间；从清晨开始，就没有人给我送食物。在这短短的一天里，我因过去一幕幕可怕的画面而感到虚弱。

我决定去寻找我需要的食物。我掀开遮盖着拱门的厚重帘子，门通向外面的大房间。那里有一扇门 —— 一扇巨大的门 —— 就像地牢大门一样。这时我才明白，我成了一个囚犯，而现在，我已经从虚弱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我是不会有东西吃的。阿格玛德已经看到我的灵魂已经苏醒；他决心要扼杀我的灵魂，只留下这残破的躯壳，为他所用。

我躺在沙发床上，唇边贴着那朵低垂的白莲花蕾，睡着了。

醒来时，我身边站着一个人，我认出他是我的新老师。当我最初看到周围美妙的兄弟圈时，我曾看到过他的笑容。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从他身上寻求鼓励。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

这时我明白，他的笑容是伟大的和平之光。他曾死在这间房间里 —— 为真理而死。他叫我兄弟，我突然意识到，我生命的玫瑰已凋零，永远地消逝了。我必须在纯粹精神的光芒下为真理而活，任何苦难都不能让我害怕。从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任何苦难都不能让我害怕。在此之前，痛苦总是用恐惧蒙蔽我的眼睛，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用坚强的双手，无所畏惧地迎接它，抓住它。那天晚上，我在狂喜中沉沉睡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醒着还是在做梦；但我知道，我的这位兄弟，他的肉体生命在很久以前被剥夺，却将他炽热灵魂的力量注入了我的灵魂，我永远不会再失去它。

第七章

第二天，我睁开双眼，祭司们在床边形成一个美好的兄弟圈。他们目光严肃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无限温柔给了我力量。我起身跪在床边，因为我预感到某个重要的时刻即将到来。

他们中最年轻、最聪颖的那位离开了圈子，走到我身边。他跪在我身边，握住我的双手，手中捧着我枕边那朵凋谢的莲花。

我抬起头 —— 其他人都走了。我看着我的同伴。他沉默不语，目光直视着我。他多么年轻，多么英俊！尘世未曾在他的灵魂上留下污点。我知道，我的灵魂一定沾染着尘世的污渍，直到岁月流逝，我才能将它洗净。我害怕这位同伴，他是如此洁白无瑕。

就在我们如此沉默地凝视着时，一个轻柔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

“先别抬头，” 跪在我身旁的他低声说道。

“夜幕中的双星，你们是那悠久的先知传承中的最后两位，这些先知创造了圣殿的智慧，为埃及的伟大增添了荣耀！夜幕即将降临，黑暗必将到来，遮蔽大地，使其与上方美丽的天空隔绝。然而，真理将留给我的子民，那些无知的尘世之子。你们将留下一团燃烧的光芒，一份永恒的记录，供后世子孙瞻仰和惊叹。你们的生平事迹，以及激励你的真理，将传给其他种族，传给这昏暗大地的其他角落，传给那些只听说过光明，从未见过光明的人们。坚强起来吧，因为你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你，我那拥有雪白灵魂的孩子，你无力独自对抗日益增长的黑暗；但现在，将你的信仰和纯洁献给这位，他的翅膀沾染了大地的污渍，但他已从那与黑暗的接触中汲取了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为了你的女王母亲，战斗到最后一刻吧。去告诉我的人民，告诉他们伟大的真理；告诉他们，灵魂永存，且蒙福，除非他们将其淹没于堕落之中；告诉他们，凡能摆脱欲望的人，都将获得自由与安宁；告诉他们去寻找我，在我的爱中找到安息；告诉他们，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一朵莲花，除非他们毒害它的根，否则它将向着光明开放；告诉他们，活在纯真之中，追

寻真理，我将来到他们中间，指引他们通往那片美丽幸福的和平之地。告诉他们，我爱我的孩子们，我愿意来到他们的家中，将那远胜于任何财富的幸福，带到他们这尘世的家园。用如同号角般清晰易懂的声音告诉他们吧！拯救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使我的神庙再次成为真理的殿堂。神庙必将倾覆，但不会因罪孽而倾覆。埃及必将衰落，但不会因无知而衰落。埃及将听到一个它无法忘记的声音；那声音发出的话语将成为隐藏的传世之宝，将在另一个天空下再次被传诵，预示着必将冲破漫长黑暗的黎明。你，我最小的孩子，你既坚强又软弱，做好准备吧！斗争即将来临，不要退缩。你只有一个职责：教导人民。不要害怕你的舌头会失去智慧。我即智慧，将用你的声音说话。我即智慧，将与你并肩而立。抬起头来，我的孩子，积蓄力量吧。”

我抬起眼，感觉到跪在我身旁的同伴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明白，他想给我勇气，让我面对眼前这耀眼的荣光。

莲花女王站在我们面前，我看着她，如同花朵见到滋养它的阳光。我看到她，没有伪装，没有面纱。那位抚慰我童年泪水的美丽女子，如今消失在神之中，那神临在的荣耀让我的灵魂燃烧，如同死亡一般。然而，我活着；我看见了；我明白了。

第八章

在我凝视着那荣耀之时，那位年轻英俊的祭司起身站在我身旁。

“听我说，我的兄弟，”他说道。

“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但却可能因为无法言表而保持沉寂。”

“人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无限潜力与无限光明。”

“产生生命的力量在我们自身之内，也在其外。它超越了生死，永远明善。它无形，无声，无味。但想感知它的人却能够感知它。”

“每个人是自己命运唯一的主人，是自己欢乐痛苦唯一的决定者，是自己生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一裁判官。”

“这些真理，象生命本身一样伟大，却简而又简，如人最简单的心。用这些真理去满足饥渴吧。再见。天黑了，他们会来找你；做好准备。”

他走了。但我眼前的荣耀并未消逝。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了光明。我依然留在那里，以我炽热的目光凝视着这景象。

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感觉惊醒，意识到战斗的时刻已经来临。我起身环顾四周。阿格玛德站在我身边。他表情严肃，面容不再像往常那样冰冷，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森萨，”他低声说道，声音清晰如刀，“你准备好了吗？今晚是大庆典的最后一晚。我需要你的服务。上次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疯了；你的脑子被你自负的愚蠢弄疯了。现在我要求你像以前一样服从，今晚我们需要你，因为一个伟大的奇迹需要显现。你必须让自己处于被动状态，否则你会吃苦头。十位祭司已经决定，除非你像以前一样顺从，否则你必须死。除非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否则你对我们知道的太多，无法活下去。大势十分明了，快点做出选择吧。”

“我已经做出选择。”我答道。

他非常认真地看着我。我读懂了他的心思，明白他原以为我会因孤独而悲伤，因长期禁食而病恹恹，精神崩溃。然而，我却挺直身躯，精神抖擞，充满无畏；我感到光明在我灵魂深处，荣光神圣的大军在我身后。

“我不畏惧死亡，”我回答，“我不愿再成为那些为了一己野心和欲望而扼杀埃及的尊贵宗教——那伟大而唯一的真理宗教——的人的工具。我已亲眼目睹并理解了你的奇迹，以及你传授给人们的教导；我不会再帮助你了。我决心已定。”

阿格玛德默默地站着，看着我。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僵硬，仿佛大理石雕成。我记得那天晚上他在内殿里发的誓：“我放弃我的人性。”我看到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放弃是彻底的。我不能指望任何怜悯；我要面对的不是人，而是一个被一种支配性的、绝对自私的意志所驱动的人的形体。

片刻停顿后，他非常平静地说道：“那好吧。十位祭司会听你的陈述并作答；你有权出席他们的审议；你在神庙中的地位和我一样高。这将是一场力量与力量、意志与意志的较量。我警告你，你会受苦的。”

他转身离去，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伐，我在童年时对这种仪态曾如此着迷。

我坐在沙发上等待。我并不害怕，只是无法思考。我意识到，一个需要我倾尽全力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一动不动，也没有任何想法，保留着我所有的力量。

一颗星星在我面前升起，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在我看来，它的形状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我兴奋又眩目，起身向它扑去。它离我而去——我不想失去它，急切地跟在后面。它穿过我房间的门口，来到走廊；我发现门一碰就开了。我没有停下来想为什么门没有锁，而是追随着星星和它的光芒，光芒瞬间变得更加清晰，形状也更加清晰；我看到了那朵高贵的白莲的花瓣，从它黄色的花心流淌出指引我的光芒。

我急切而迅速地沿着宽阔昏暗的走廊走去。神庙的大门敞开着，那颗星星穿过大门，升入了外面的天空。我也走出了神庙的大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布满奇异

雕像的大道上。突然，我意识到外门处有人在召唤我。我沿着长长的大道奔跑，双脚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大门紧锁；但是，大门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离他们如此之近，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他们之中，他们正在等待着今晚将在神庙门口举行的盛大仪式，这是节日的高潮。我抬头一看，看到莲花女王母亲站在我身边。她手里拿着一支燃烧的火炬，我知道火炬的光芒形成了引导我到这里来的那颗星星。她就是生命之光，引领我来到这里。她笑了笑，转眼间就消失了；我独自一人，心中充满知识；而无知的人们则挤在一起，在门口等待着祭司的教导。

我想起了在我以前的那位先知，我的那位兄弟，他曾告诉我要传达给人民的三个真理。

我提高嗓门，开始讲话；我的话语如波浪般涌动，我的情感如同大海般澎湃，将我托起；当我凝视着眼前热切的目光和全神贯注、充满好奇的面孔时，我知道，人民也正被这股奔腾的潮流席卷。我的内心倾泻着演讲的喜悦，我的身心都融进那些我宣讲的真理之中。

最后，我开始告诉人们，我是如何被神圣的火炬点燃，并决心踏上献身于智慧的真正生活，摒弃祭司生活中的一切奢侈，除了灵魂所愿，我永远放下其他一切欲望。我高声呼喊，祈祷所有内心感受到被光明点燃的人，也能走上类似的道路，无论身处城市或山林。我告诉他们，不必因为人们在街头买卖，就完全忘记并淹没内心的神圣本质。我嘱咐他们，用精神之火烧尽那些阻碍他们获得真谛的、粗俗的肉体欲望，是这欲望使他们蜂拥至“欲望女王”的殿堂，拜倒在她脚下。

我突然停了下来，感到一阵沉重的疲惫感，精疲力竭。我意识到有人站在我两侧；片刻之后，我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十位大祭司围成一圈。卡门-巴卡站在我面前，目光直视着我。

我站在圆圈中央，大声喊道——

“哦，埃及人民，记住我的话语！你们将不会再听到生命之母、真理之神之母的使者的话语了。她已说完。回家去吧，将她的话语刻在石板上，镌刻在石碑上，好让尚未出生的子孙阅读，并传诵给你们的后代，让他们领悟其中的智慧。快去吧，不要留下来目睹今晚即将发生的亵渎神庙的罪行。女神的祭司们正以疯狂、贪求和获得财富的欲望亵渎她的神庙。不要听信他们的话语，回家去吧，在你们自己的心中去寻找教诲。”

我已精疲力尽，再也说不出话来。我垂着头，四肢疲惫，顺从着包围我的那群险恶的人，转身朝神庙走去。

我们默默地沿着大道走去，走进了门口。在门口我们停了下来。卡门-巴卡转身，回头望向大道。

“人们在低语，”他说。

我们再次沿着宽敞的走廊走去。阿格玛德从一扇门走出来，站在我们面前。

“是吗？”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道。他知道他所注视的那群人中发生了什么事。

“该怎么办？”卡门-巴卡问。“他泄露了神庙的秘密，煽动民众反对我们。”

“他的死对我们是巨大的损失，”阿格玛德说，“但他已经变得太危险了。他必须死。兄弟们，我说得对吗？”

一阵微弱的低语环绕着我。每个人都同意阿格玛德的决定。

“人们在门口低声议论，”卡门-巴卡重复道。

“去到人们那里，”阿格玛德说，“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献祭之夜，女神会亲自发声。”

卡门-巴卡离开了人群，阿格玛德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沉默不语。我隐约明白我的命运已成定局，但我既不知道，也不想问自己将以何种方式死去。我知道自己在大祭司们的手中完全无助。他们的权威不容置疑，不能申诉，而那些下级祭司则像奴隶一样服从他们。我，孤身一人，在这群人之中，在这绝对的权威之下，无援无助。我不惧怕死亡，我认为王后母亲的仆人应该欣然回归于她。这是我在世间对她的爱的最后见证。

第九章

我被带回了房间，独自一人留在那里。我躺在榻上睡着了，因为我非常疲惫，但我并不害怕，我仿佛感觉到莲花女神温柔的手臂就在我的头下。

但我的睡眠很短。我陷入了深深的无意识状态，那种感觉甜蜜得连任何梦境都无法进入。突然，我被一种不再孤独的清晰感觉唤醒。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与寂静之中，但我辨认出了这种感觉。我知道自己被一大群人包围着。我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光亮，双眼警惕地注视着，想知道灯亮后会看到什么。

然后，我意识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并非失去意识，却无助得如同失去了知觉或知识。我并非因为冷漠或平静而一动不动。我渴望站起来，叫人点灯，但我既无法动弹，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某种凶猛的意志在与我抗争，它如此强大，几乎完全征服了我，但我仍在挣扎，不愿屈服。我决心不做盲目的奴隶，不被黑暗中看不见的对手所制服。

这场一比高低的斗争变得如此可怕。它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我生命的斗争。那股压垮我的力量想杀死我。究竟是什么，究竟是谁，试图将我的呼吸从我的身体中吸走？

最终 —— 我无法说清这场激烈无声的战争持续了多久 —— 光芒终于从四面八方闪耀，火把一个接一个点亮。我看得模糊不清，因为我的视力已经很弱了。我发现自己身处圣殿门前的走廊，躺在那张长榻上，我曾在那里与那个最初教会我快乐的奇异幽灵孩子玩耍。我舒展地躺在上面，就像我睡梦中躺在自己的长榻上一样。如同之前在仪式上使用它时一样，现在它被玫瑰覆盖着——硕大、浓郁、丰满、深红色和血红色的玫瑰；成千上万朵玫瑰摆放在长榻上和周围，浓郁的香气淹没了我微弱的感官。我穿着一件奇怪的薄白亚麻长袍，上面绣着我从未见过的刺绣——用厚厚的深红色丝线绣成的象形文字。我身边有一股鲜红的血，从长榻流淌而下，流入一个美丽的容器，容器立在地上，周围是一堆玫瑰。我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直到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生命的鲜血，正在流淌。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被十人团团围住。他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我，面色冷峻。我这才明白，与我交战的那股可怕的意志究竟是什么。那是他们团结一致的决心。我一个人能与这伙人抗衡吗？我不知道，但我没有被击倒。我一使劲从榻上坐起身来。我因失血过多而虚弱不堪，但他们再也无法让我保持沉默。我站起身，站在榻上，目光越过他们，望向远处的祭司们，望向更远的地方，人群挤在走廊入口处，等待着那承诺的奇迹的到来。

我站了一会儿，以为自己还有力气说话，却因虚弱无力地倒了下去。然而，一股深沉、深刻、鲜活的幸福感充满了我的灵魂，突然间，我听到一阵低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

“是那个在门口教导我们的年轻祭司！他是好人，他不会死！我们去救他！”

人们看到了我的脸，认出了我。突如其来的狂热引发了一阵猛烈的冲击，祭司们被推向了长塌，十位祭司们无法再在它周围停留。随着人潮涌向至圣之所，许多祭司跑到了长塌和门之间的空间。当他们在混乱和惊愕中跑过时，我看到盛放我的鲜血的容器被打翻，鲜红的血液洒在了圣殿的门口。门开了；阿格玛德站在里面；他那不可打搅的平静中显得威严。他凝视着面前汹涌的人群。在他冰冷的目光下，祭司们平静下来，鼓起勇气，想要再抵挡一会儿人群的冲击。十位祭司们再次聚集在一起，费力地来到我的长塌旁，再次在它周围筑起一道屏障。

但他们迟了一步。一些人已经来到我身边。我对着他们慈祥粗糙的脸，勉强笑了笑。人们的泪水滚滚而下，滴在我的脸上，渗入我的心房；突然，一个人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吻了吻，热泪浸湿了我的手。这触碰无疑比任何其他触碰都更让我热血沸腾！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喊道：“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死了。他被杀害了。谁能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跪在我身旁的，正是我的母亲。我抬起渐渐模糊的视线，看到了她。她疲惫不堪，却面容和善。我望去，看到她身后，莲花女神的身影笼罩着她，正站在人群之中！她嘴角挂着一丝温柔的微笑。

母亲站了起来，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奇异的尊严。

“他们杀了他的身体，”她说，“但他们没能杀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坚强，因为我在他闭眼的那一刻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它。”

第十章

我朦胧的耳畔，传来一声来自民众内心深处的叹息。我这时明白，我的肉体没有白白死去。

但我的灵魂活了下来。它不仅坚强，而且坚不可摧。它在那苍白的躯体里度过了苦难的岁月；它逃离了长久以来牢牢束缚着它的牢笼。却又在另一座坚固、美丽、纯洁的殿堂里重新苏醒。

人群被祭司们的抵抗激怒，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我身边一些受害者倒下了。阿格玛德躺在我毫无生气的身躯旁，被愤怒的人们踩踏致死。而马伦则死在我身旁，靠着我躺着的长榻，他的呼吸离开了他英俊的身躯。我在奇异的灵魂意识中悬浮着，知道到这些被玷污的灵魂，被欲望女王在他们心中点燃的欲望和野心所笼罩，被逼入无路可逃的必然循环。阿格玛德的灵魂猛地逃窜，如同夜鸟掠过，而马伦，那个带我进城的年轻祭司的灵魂，紧紧追随。他恪守教规，保持了肉体的纯洁，内心却因未得到满足和无休止的欲望而变得漆黑，但他的身体却像一朵破碎的花朵，美丽得像一朵在清澈的水面上初绽的莲花。

我感到女王母亲温柔地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不让我逃离这恐怖的景象。

“回去做你的工作吧，”她说，“它还没有完成。这是你将要穿的新袍子，在你教导我的人民时，它将是你的衣物。这具身体无罪，无污，美丽无比，尽管寄居其中的灵魂已经迷失。但你是我的。来到我身边，就是在真理和知识中活在永恒。这是你的新衣。”

我发现自己依然强壮，不仅精神饱满，肉体也很强健。新的活力涌到身上，疲惫一扫而空。我从刚才匍匐着、毫无生气的躺着的地上站了起来。我起身，藏身于女王的庇佑之下，惊恐地看着周围的景象。

“去吧，马伦，平安地去吧，”她说。“你将活在人民心中，你将是他们心中荣耀的象征。你将再次成为我事业的殉道者，你将永远被埃及肤色深深的子民们怀着爱意铭记。然而，即使你为我而死，你仍将在这座神庙的废墟中，在未来的岁月

中传授我的真理；即使你为我而死一百次，你仍将长存，在那座将在未来时间长河中拔地而起的新神庙的内殿中，传授我的真理。”

我匆匆离去，悄无声息地穿过涌动着的、愤怒的人群。大道上的雕像被推倒；寺庙的大门被砸碎摧毁。

我的灵魂悲伤不已，渴望和平。我渴望地望向宁静的乡村，我的农民母亲居住在那里；但她相信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她不会认出我这个新形象。我转身走向城市，那里如今已被疯狂的人们所遗弃。

千百个喉咙里传来一声狂野的呐喊，撕裂了空气。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被他们的导师背叛的一代人，他们肆无忌惮的复仇之心，已经降临到这座辉煌古老的神庙之上。它已被亵渎，罪孽深重的祭司已被杀害。很快，它就会变成一片废墟。

我漫步在空荡荡的城市街道上，深知我曾在此饮尽欢愉，如今我必将在此品尝劳动者的喜悦。我的声音必将在此永不落空。真理，早已被驱逐出堕落的神庙，必须在人心，在市井中找到归宿。我的罪孽，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从我身上消退，让我变得纯洁无瑕，为我辛勤耕耘的完美人生做好准备。

从那时起，我一直活着，变换着躯体，再继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认识了自己。

埃及已死，但她的精神永存，那些热爱她伟大而神秘的过去的灵魂，依然珍视着属于她的知识。他们知道，在一个充满深深的盲目与没有任何信仰的混沌岁月之后，必将涌现出未来辉煌的最初迹象。未来将比过去更加宏伟，更加庄严神秘。因为，随着人类生命以缓慢而难以察觉的步伐向上发展，人类的导师们从更纯净的源泉中汲取生命之水，他们的信息来自存在本身的灵魂。呼声已响彻世界。真理被宣告。醒来吧，那些生活在尘世、目光凝视大地的无明的灵魂，抬起昏暗的双眼，让感知进入。生命蕴藏着远超人类想象的丰富内涵。勇敢地抓住生命的奥秘吧。在你灵魂的阴暗处寻求光芒，照亮那些在生生世世中被蒙蔽的自我的阴暗角落。

埃及的子民虽然皮肤黝黑，但埃及却如同一朵洁白的莲花，屹立于世间万族之中。那些研读古代祭司体象形文字的读者们、当代的教授和思想家们，都无法玷污我们地球上这朵盛开的莲花的花瓣。他们看不到莲花的茎，也看不到阳光透过花瓣洒落的景象。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花朵，也无法用现代的园艺来破坏它的容貌，因为它遥不可及。它高耸于人之上，它的花茎深深地扎在生命之河里。

它在一个不断生长的世界中绽放，而人类只有在绝对的灵感迸发的时刻，当其超越凡人时，才能到达这个世界。因此，尽管它高大的茎秆从我们的世界高耸出去，却无法被人注视或恰当地描述，除非那些真正超越人类境界的人，能够俯视这朵花的容颜，无论它盛开在东方还是黑暗的西方。他将在那里读到控制物质层面力量的秘密，并看到其中蕴含的神秘力量的科学。他将学习如何阐释灵性真理，进入最高自我的生命，并学习如何在内心保持更高自我的荣耀，同时，如果需要，还能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地延续生命；以壮年的活力保持生命，直到他的全部事业完成，并将三大真理传授给所有寻求光明的人为止。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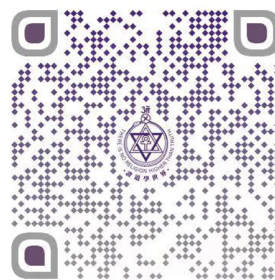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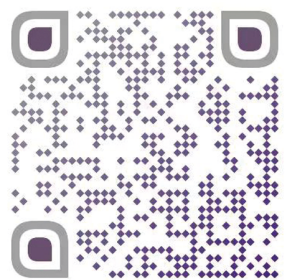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